

NOV 30 1946

開明少年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廿六日出版

編極北光之奇蹟
 木刻在中國
 孩子·爸爸·爺爺
 兩次巴黎和平會議
 從地底到天空
 孟德
 行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15



開明少年 第十五期

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科學與科學的生活態度

彬然(二)

和平還是很遙遠

于明(四)

海王星發現百年紀念

墨軒(八)

徧極化光之奇蹟

顧均正(二)

木刻在中國

陳煙橋(五)

木刻四幅

行軍休息的時候
桂林緊急疏散
野火
蒙古秋收

看四幅木刻

維新(三)

孩子·爸爸·爺爺

章商(三)

兩次巴黎和會

柏園(二)

真正的關鍵在於人心

魏信節述(七)



「馬門教授」……………斯人(三)

金色鳥……………陳湄(三)

蟋蟀和金鈴子……………賈祖璋(四)

從地底到天空……………黃幼雄譯述(四)

小黑人……………余懷澄譯述(四)

我所 大哥……………蕭林(五)

熟悉 我得控訴……………江漢濤(五)

的一 我最熟悉的孩子……………胡傳真(五)

個人 我的父親……………任奮(五)

麥場上……………卡正(五)

在緬甸孟德蘭……………維志(五)

一 聖山 二 皇宮……………毛承忠(六)

賣書……………毛承忠(六)

別哭，乖乖！(詩)……………韋蕪(六)

讀了高爾基的「母」……………李示且(六)

舊的寓言還活着……………施君(毛)

開明少年

第十五期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預定半年六冊九元六角
 (全年暫不預定)

加 成 發 行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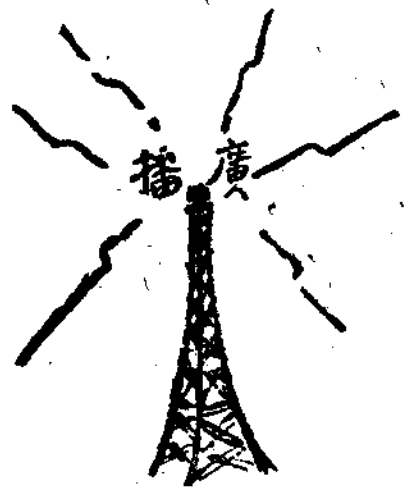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福州	織緞巷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漢民路
成都	祠堂街	北平	八面槽
昆明	武成路	長沙	桃花井
貴陽	醒獅路	漢口	中山路
南京	太平路	西安	北大街
杭州	盤頭巷	台北	北門街



科學和科學的生活態度

彬 然

科學通常分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部門。這兩個部門雖好似不大相同，卻有三個共同點：

第一。是尊重事實的。一切科學的知識都要有事實做根據，都要能拿出真憑實據來。要是離開了事實，憑空杜造，隨意幻想，那決不能算是科學。舉例來說，夏季霍亂流行，以前人找不着原因，以為是疫鬼作祟。現在咱們都知道病原是霍亂菌，咱們非但可以在顯微鏡下看到病人排泄物中有無數霍亂菌存在，還可以證明它們到了人的腸子裏會教人害起同樣的霍亂病來。這就可見疫鬼作祟的說法是迷信的，不科學的。病原是霍亂菌的說法才是科學的。

第二。是有系統的，有組織的，精密的，正確的。假使咱們學了動物學，僅僅記住一些關於貓，狗，蝴蝶等等的零碎常識。那不能算懂得了動物這門科學。咱們必須知道牠們生理和形態的通性，相互間的關係，牠們在動物分類上所佔的地位。這樣有系統，有組織的知識才是科學。並且，科學的知識必須是正確的精密的。例如，水的分子是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組織成的，

就沒有一個水分子能够例外。地球繞太陽一周需要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五秒，就只能只說三百六十五天。

第三·科學的本身就是真理，科學家無不愛護真理。科學家爲了探尋真理，有的常年埋頭在實驗室裏，有的深入蠻荒絕域。高空，海底，熱帶，南北極，到處有他們的足跡。爲了探尋真理，他們不怕辛苦，不怕危險。他們也決不因爲旁人的好惡而改變他們自己的主張。他們認爲對的就說「是」，認爲不對的就說「非」。歷史上有好多科學家爲了愛護真理而受盡了迫害，像古希臘科學家蘇格拉底（他在哲學上的成就掩蓋了他在科學上的功績，人家常稱他爲哲學家），首創地動說的哥伯尼，都爲了愛護真理而犧牲了性命。

尊重事實，有系統，有組織，正確，精密，愛護真理，都是科學的特徵，也可以說是科學的精神。咱們要應用這些精神去研究學問，更要把這些精神應用到咱們的日常生活方面。

科學是尊重事實的。尊重事實的反面是違反事實，歪曲事實。咱們試問問自己，咱們平常說話，思想，做事，有沒有輕信傳聞，問事實的情形？有沒有憑自己的好惡利害來把事實加以強調擴大或隱蔽的情形？假使有，那就是咱們的生活態度還不夠科學。

科學具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正確的，精密的。有系統的反面是凌亂，有組織的反面是散漫，正確，精密的反面是模糊籠統，隨便，馬虎。咱們爲學做事都要有條有理，認認真真。咱們要想把事情做好，把學問搞好，就非養成科學的生活態度不可。

科學本身是真理，科學家一定愛護真理。其實，愛護真理是每一個人所應取的態度，並不限於科學家。顛倒且非，混淆黑白且真理之敵，咱們要反對。「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愛真理的人不會受威迫利誘，也不會被任何感情所移動。



和平還是很遙遠

——八月時事放談

于明

八月，是一個歷史性的月份。

去年八月，那種舉國狂歡，慶祝勝利的情形，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忘記。可

是，勝利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和平。

今年八月，中國的土地上仍舊燃着內戰的烽火，中國的人民仍舊在戰亂中掙扎。「和平」，「民主」，喊了整整一年，卻終於解脫不了人民的苦難。

一年來，國內的局勢老是在「打」和「談」中間演變，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有時是邊打邊談。到七月間，已經發展得非常嚴重，變成只打不談了，兩位美國使者——馬歇爾元帥和司徒雷登大使——來往於南京和廬山之間，也不過是一種和平的點綴。

馬帥司徒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經過幾次商談，擬出一個挽救危局的新方案，主要的內容是停止衝突和

改組政府。司徒大使把這個方案送上廬山，蔣主席

一面表示要加以考慮，一面就提出五個條件，要共產黨先接受了再說。這五個條件是要共產黨退出五個地區：一·蘇北，皖北；二·膠濟路；三·熱河境內朝陽以南地區；四·六月七日以後，共軍在山東，山西所佔各地；五·東北與安省的全部，龍江，吉林兩省的一半。

這些條件，其實是一向爭執的老問題，共產黨早就表示過不能接受。

雙方的意見距離太遠，調解人實在不好做；於是八月十日，日本投降一週年，兩位美國使者發了「馬帥司徒聯合聲明」。

各種報紙都用頭號標頭登載這個聲明，把它比做「中國和平的喪鐘」。

誠然，這個聲明宣告了馬帥司徒三個月來的奔走

調解歸於無效，宣告了中國的局勢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至於和平談判終於不能成功的原因，馬帥司徒說：主要是由於「整軍」和「共軍撤退地區的地方政權」兩個問題不能解決。

可是，這個聲明並不表示以後美國不再過問中國的內爭。這個聲明的用意，也許是在把中 當前的局勢公開出來，引起輿論的注意；同時給國共雙方一個刺激，希望他們互讓一步，得到最後的妥協。

而且，這個聲明只證明了事實的一部，不是事實的全部。聲明裏面舉出的兩個問題，是談判失敗的外在原因，不是內在原因。內在原因還是

美國的對華政策。

馬歇爾以和平特使的身分來到中國。司徒雷登在促成中國和平的任務下出任大使。另一方面，美國仍舊繼續供應物資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既然還在國民黨一黨的掌握之中，這些物資就成了國民黨方面的內戰資本。

抗戰結束時，政府方面只有四十萬美械師，現在卻加到了五十七個。美國讓售的軍火物資，也有許多是在戰後成交的。這種事實，表現出美國反動派確有推動我國內戰的意向。而馬帥司徒的行動，是不能違

之他們本國的政策。

國民黨某人說過：「美國的軍火接濟即令停止，我們現存的美國軍火，已够我們打兩三年。」這是美國政策所造成的惡果。一些輕微的壓力，是決不能使好戰者放棄武力統一全國的企圖的。七月山聯總宣佈停運物資來華，沒有發生效果。現在馬帥司徒的聯合聲明，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效果。

八月十四日（勝利一週年），蔣主席發佈了

夏都文告。

夏都文告對過去一年間的國內局勢，作了一番分析，並且指出了政府的六項決策：一、決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二、遵守政協決議，憲法草案徵求各方更好意見提供國民大會討論。三、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四、要求共軍退出威脅和平及妨礙交通之區域。五、共軍接受一切條件後可以採取政治解決辦法。六、解除和平之威脅，使人民安居樂業。

這個文告沒有提出什麼新的意見，只是重申過去的主張。共產黨說：「蔣主席的文告，不啻為全面內戰的信號，其嚴重性為十年來所未有。」民主同盟的羅隆基認為文告不合政協決議的精神。司徒大使說：

「蔣主席的文告中，並沒有解決國共困難的辦法。」
 延安方面來了一個針鋒相對的答覆——八月十七日的一紙「動員令」，號召「解放區」人民自衛。接着就是

如火如荼的內戰。

中原，蘇北的戰事一天天蔓延。隴海路的戰況，規模也十分浩大。同時，政府軍進攻晉南，共產軍包圍大同。政府方面爲了想解大同之圍，發出即將進攻延安，張家口，或承德的通牒。到八月底，政府軍已經進駐承德，直向張家口挺進了。

這些戰訊，的確使國內外人士震驚。馬帥司徒又振作起來再作一番努力。這一次，他們由提議改組政府入手。這個做法比起過去從枝節問題上着手是有力得多了，如果能把現在的政府改組成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別的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司徒大使積極籌備組織五人委員會，想使和平談判恢復。

本來，五人委員會的非正式小組決定九月初在南京開會。在內戰的炮火震天價響的今天，這好像是：「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可是，艱難的路還橫在前面，國民黨對於改組政

府堅持用「邀請」的方式。而共產黨也表示要國民黨先作兩項讓步，才肯派代表參加五人小組。這兩項讓步：一項是要政府保證，待等改組國府委員會得到了協議，立刻頒布停戰令。一項是要政府申明不以要求共軍退出五要區（見前文）爲頒布停戰令的先決條件。馬歇爾帶了這兩項意見，於八月三十日再度飛往牯嶺，還不知道能否得到順利的解決。

國內的局勢究竟會怎樣發展呢？咱們且看看國際的形勢吧，國內與國外是有着密切的連繫的。

一個月來，報上大登特登的國際新聞是

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雖然有二十一個國家參加，事實上卻只是英美和蘇聯兩個體系明爭暗鬥的場合。

和會已經開了一個月，進展卻非常緩慢。這主要是由於美蘇兩國對和平的看法在原則上有了分歧。和會剛開幕，就起了一陣激烈的辯論，那是爲了和會表決制的問題。照過去四國外長會議的決定，和會表決英美的支持下提出了多數通過的提議。這個問題，從表面看來好像沒有什麼重要，其實，參加和會的二十一個國家裏面，除了東歐的幾個國家是親蘇的，其他

絕大多數屬於英美集團。如果用多數通過制，英美集團的力量就可以決定一切。如果用三分之二通過制，英美與蘇聯兩個集團的勢力才能比較均衡。所以這問題，在實質上還是一個美國單獨決定，或美蘇共同決定的原則問題。爭論的結果，是由英國提出一個折衷辦法，決定和會表決同時採取兩種方式，由三分之二代表通過的建議，四強必須特別重視，由多數代表通過的建議，也可以提交四強考慮，不過力量較弱。

此外，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也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波折，像對戰罪國之一意大利的態度，對和約草案的討論，和各個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行。整個說來，和會進行得很遲緩。這些問題也不十分重要。

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會外的兩樁事件：

第一樁事件是

美南衝突。

美國飛機常常飛入南國境內，侵犯南國領空。八月中一架侵入南國的美國飛機被迫降落，機內人員被扣留。南國政府於八月二十日向美國提出抗議。美國反而於二十一日向南國致送一道最後通牒，限南國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覆，並且聲言要把這事提到安全理事

會去。美國有些議員主張藉此迫南國總統鐵托辭職。

美國這樣小題大做，並不是沒有緣故的。美國想壓迫南國接受特里雅斯德港國際化的計劃，不惜採取種種的手段。因為整個東歐在戰後都有了新民主的改革，美國要打進東歐的「鐵幕」，重入巴爾幹，特里雅斯德港就是唯一的進口。

第二樁事件是

蘇土問題。

蘇聯於八月八日照會土耳其政府，提議修改蒙特婁公約，共防達達尼爾海峽。

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波魯斯海峽相對，可以控制黑海的進出口，在戰略上非常重要。按照蒙德婁公約，土耳其可以在兩大海峽重行設防。這就等於土耳其掌握了黑海的鑰匙，足以威脅其他黑海國家的和平與安全。蘇聯是黑海國家之一，國際間正在醞釀反蘇，土耳其的外交和內政又在外國勢力的控制下，因此，蘇聯爲了自身的安全，提出了由黑海國家共管海峽的建議。這件事表現了美蘇對於東南歐戰略基地競爭的尖銳化。

反法西斯戰爭結束一年多了，國內，國外，仍舊彌漫着火藥的氣息。和平還是很遙遠，很遙遠！



海王星發現百年紀念

墨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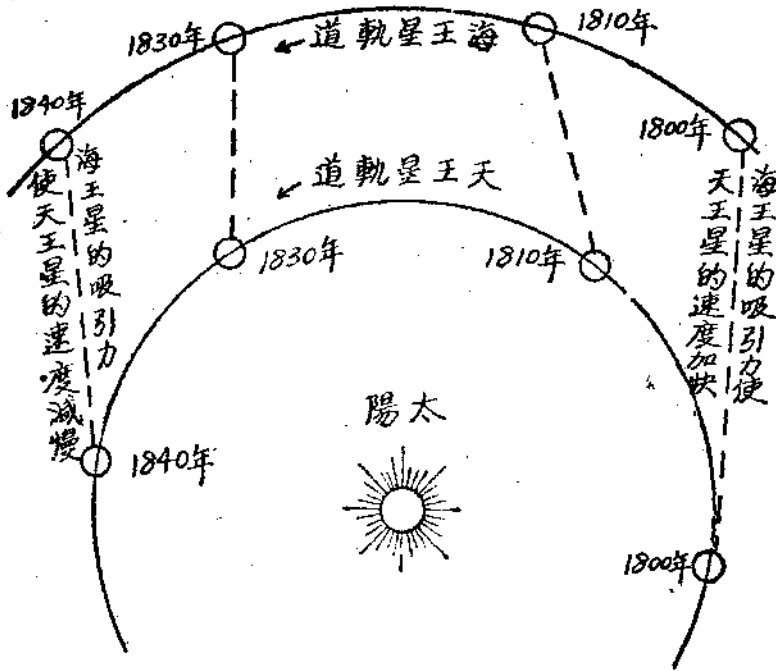
並非偶然的發現

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德國柏林天文臺加爾博士接到一封信——是法國青年數學家拉味耶寄給他的，要他夜裏把望遠鏡對正某一方天空。拉味耶預言，在那裏將有一顆新的行星發現，是太陽系的第八顆大行星。加爾博士立刻把精密的星圖檢了出來，當夜就開始搜索這新行星。經過半小時的觀察，果然在拉味耶所指示的那方天空裏發現了一顆光很弱的新星。又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連續觀察，知道這新星的位置不斷地在移動，證明這新星的確是顆行星。拉味耶的預言應驗了。——這新行星便是海王星。

由預言而發現的新行星，海王星是第一個。在太陽系的九大行星中，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地球上都是用肉眼就能看到的。因此在有史以前，人們早已知道這五顆行星了。其餘三顆，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都得用望遠鏡才能看到，因此天王星到一七八一年才被發現。天王星的發現跟海王星完全不同，那完全是偶然的。一個喜歡看星的英國風琴家叫做漢許爾的，他天天用望遠鏡觀察天空，無意中發現了這個位置會移動的新星。起先他還以為所看到的是個彗星。經過許多人推算，才知道這新星的軌道是圓的，證明它是顆行星。大家叫它做天王星。

太陽系擴展了十萬萬哩

天王星發現之後，很多人都把望遠鏡對準了天王星。不久，它運行的規則就給人推算出來了。天王星繞着太陽在一個半徑十八萬萬哩的近乎圓的軌道上運行，每秒鐘的速度是四又三分之一哩。天王星的軌道半徑比地球的大十九倍多（地球與太陽的平均距離是九千二百九十哩），運行速度反比地球慢（地球公轉速度每秒鐘十八哩），因此地球上過了八十四年又八個月，天王星上才過滿一年。



奇怪的事情跟着發生了。一八零零年後，天王星的運行速度忽然漸漸加快了，到一八三零年左右，它的運行速度又比往常慢了下來。在一八零零到一八一零那十年間，天王星所經過的空間，比它在一八三零到一八四零那十年間所經過的要長得多。並且在這些年中，天王星超出了人們所推算的軌道，離太陽更遠了一點。這種情形別的行星也是有的。要是一顆行星跟另一顆行星相接近了，它們會互相呼引而稍稍脫離原來的軌道。在正相接近的時候，軌道較小的那顆行星速度會稍稍加快，在正

相接近的時候，軌道較大的那顆行星速度會稍稍減慢。

相遠離的時候，軌道較小的那顆行星速度會稍稍減慢。因此有人猜想，天王星的軌道外面還有着
一顆行星。

可是在那十八萬萬哩外的茫茫太空中，如何能找到這顆貌小的新行星呢？光靠望遠鏡盲目的
搜尋，是永遠不會找到的。因此有人就根據天王星運行速度和軌道的改變，來推算這新行星的位
置。這種推算，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得應用許多複雜的物理跟數學的公式。一八四五年，一個
英國青年數學家叫做亞當斯的先推算了出來，立刻把推算結果交給英國皇家天文臺。不知爲了什
麼，皇家天文臺把他們的推算結果擱在一旁，沒有按着他的指點立刻用望遠鏡去搜尋。第二年
(一八四六年)，拉味耶也把結果推算出來了，而加爾依着他的推算結果，找到了這顆新行星。
雖然加爾博士第一個看到這顆新行星——海王星，可是真正的功績還在推算的人。因此大家
都認爲這發現的榮譽是屬於亞當斯跟拉味耶兩個的。由於他們的推算結果，太陽系的半徑又擴展
了十萬萬哩。

遙遠的世界

海王星跟太陽的平均距離是二十八萬萬哩。因此在海王星上看太陽，只有在地球上所看到的
金星一般大小。海王星離太陽比地球離太陽遠三十倍，因此它每單位面積所接受到的太陽光熱，
只有地球上每單位面積所接受到的九百分(三十的平方)之一。假使海王星表面的組織跟地球相似
的話，那末因爲所受到的太陽光太少，溫度該是在華氏表零下三百六十度。

海王星的軌道雖然那麼大，他運行的速度卻比天王星還來得慢，每秒鐘只走三又三分之一
哩。等它繞太陽轉一個圈子，地球上已經過了一百六十五年了。因此以海王星說，(下接二十六頁)



偏極化光之奇蹟

顧均正

「我想好了！我們將要去斯塔勒旅館租一個房間，再去買一隻金魚缸！」年青的蘭特 (Edwin Land) 停止了興奮的蹀躞說。他是在美國皮斯頓大莫斯街的一個小實驗室裏。他的同伴韋爾拉脫莫名其妙地望着他。要在旅館裏租一個房間，那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們不能邀請貴賓到這樣一個狹隘而偏促的實驗室裏來參觀這個偉大的發明。但是要金魚缸幹什麼呢？

蘭特見韋爾拉脫眯着眼，知道他在懷疑，馬上就對他解釋。「我們要使他們知道這東西有什麼用處！」他一邊說，一邊從放着各種化學設備的工作檯上拿起幾張霧一樣的玻璃片似的東西。他的整個生命都包藏在這幾張玻璃片之中。他們邀請某大光學公司的光學專家來參觀的，也就是這幾張玻璃片。

這隻金魚缸正是現代科學成功史上一種奇特的紀念品，因為蘭特已經解決了幾百年來科學家所不能解決的一個問題。在短短的幾年中，他的發明已經為攝影師，醫生，航空員，漁夫，建築師，化學家，生物學家，物理學家所採用；在藝術上，在科學上，在運動上，在戰爭上都有它的獨特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一定會挽救成千成萬汽車駕駛員的生命，並且在工業上，航空上，以及其他各方面得到無數新的應用。

在那個時候，蘭特已經預期着這種奇特的賽璐珞似的薄片將有很大的前途。但是在別人不是也有同樣的預感呢？在科學方面，他已打了一次勝仗，在商業方面，他是不是也能打一次勝仗呢？這金魚缸就將是一個初步的試驗。

蘭特跟光已經結交了好多年朋友了。他們的關係，在他進哈佛大學之前就已發生了。最使他感得興趣的是光的偏極化現象 (Polarization)。大家都知道光只是一種波動，普通的光波是以光源為中心所發出的一種橫波，所謂橫波是指波的振動方向與光的進行方向成直角的，例如池面的水波就是一種橫波。不過光波與水波略有一點不同，水波的振動方向只限於上下起伏的一個方向，但是光波的振動卻兼有上下左右，以及其他各種可能的方向。所以光波不是單在一個平面上振動的一種單純的橫波，而是在各種可能方向振動的橫波的混合波。上面說起蘭特所感得興趣的光的偏極化，就是把僅僅在一個平面上振動的單純的橫波，從混合的橫波中分離了出來。

蘭特知道自然界中有某幾種物質能夠使光發生偏極化。一八一八年，一個法國物理學家得知一個祕密，他用一片方解石來放在眼睛面前眺望遠景，卻發現看不見盧森堡宮窗子裏所反映的太陽的像。冰洲石與電氣石也有與方解石同樣的性質。多少年來，科學家是用這三種天然的起偏質來作實驗的，但是這種天然物質的來源稀少，價值昂貴，所以不能夠普遍地被採用。於是蘭特轉到一個念頭，就是能否創造一種人造的起偏物質？

這個念頭始終在他的腦筋裏活動着，從十來歲起，一直到他進了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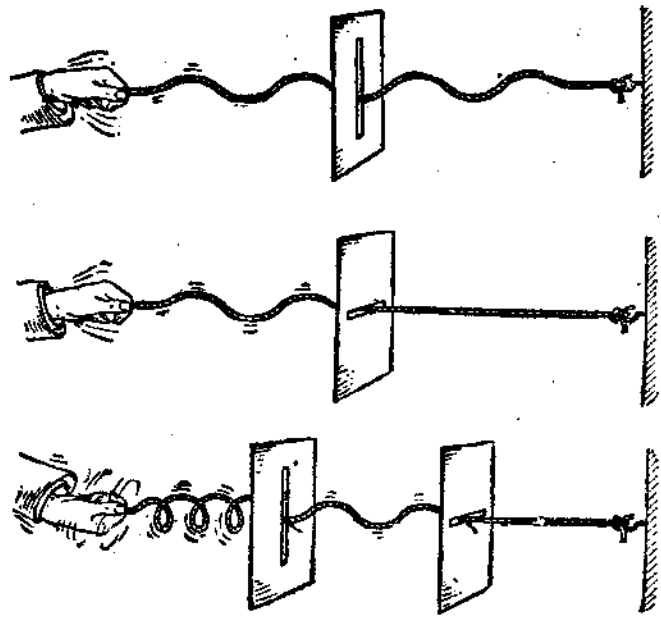
後來他知道有一個英國醫生叫做赫拉伯斯 (William B. Herapath) 的，在一八五二年就在研究這個問題。赫拉伯斯發現碘與奎寧鹽的混合物的微小結晶，具有特殊的性質，有些好像是不透明的，不讓任何光線通過。有些卻明明是透明的。然而細察這些結晶的組成又屬完全相同。後來

由實驗得知，造成這種矛盾的全在於那些晶體的位置；所有的晶體全都是透明的，只有當一部分晶體與另一部分晶體成縱橫交錯排列的時候，才會把光線攔住。這個現象可以用繩子的振動來做比喻。光波的振動是各方面的，因此跟下圖的情形相同。

赫拉伯斯從這一發現就想到了製造人造起偏質的可能性。他只要能夠造成大塊的晶體，問題就可解決了。可是他一經着手，卻發現那些晶體總無法長大起來。並且，只要稍稍觸碰，就立即碎裂。這在赫拉伯斯以及繼起的實驗者都是當頭一棒，於是他們一個個都把這個計劃放了手。

蘭特繼續了赫氏的實驗，結果自然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然而有一種不可見的固執的力量，使他的頭腦不肯休息。後來他突然在心裏湧現了一個新的念頭。爲什麼不把它做得更小一點呢？把幾千個小晶體照同一的方向接連起來，所得到的效應不是跟大晶體一樣嗎？於是他馬上去做實驗，結果證明他的設想是不錯的。

但是他怎麼能夠把幾千個小晶體排成一直線呢？壓力是沒有用的，因爲一些晶體太微小太脆弱了。有一次他沒精打彩地拉着一片橡皮，又突然轉到一個念頭。他把一支鉛筆放在橡皮上，一



繩子上下振動，經過直縫，振動仍照舊（如上圖）；經過橫縫，振動便停止了（如中圖）。繩子向上下左右振動，經過直縫，左右的振動被阻止了，只剩上下的振動；再經過橫縫，振動便完全停止了（如下圖）。

面拉着橡皮的兩端。他高興地看見這鉛筆竟會轉動起來，針對着橡皮伸張的方向。

他由此悟到，他只要找到一種適當的透明塑膠，用含有這種小晶體的溶液來調和在內，然後把塑膠長，那末這些晶體就會像鉛筆一樣地排列起來了。等到設法使塑膠硬固以後，再把它夾在兩片透物質之中，加以保護，那末他的目的就可完全達到了。

蘭特高興地把他的設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哈佛物理實驗室的助手韋爾拉脫，把個韋爾拉脫聽得着了魔。「不必等待，我們立即去辦起實驗室來罷，」他們就是這樣地決定了。於是一個學生和一個實驗室助手就一同離開了哈佛大學，而在大莫斯科街上辦起實驗室來。經過籌集資本和購辦器械以後，他們很快就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他們所找到的塑膠是醋酸纖維素。這樣，那種能够表演光之奇蹟的所謂人造偏質就呱呱墮地了。

現在蘭特和韋爾拉脫既然有了出品，就得要有什麼主顧來買它。主顧之一是伊斯孟·柯達克，他預料這新物質有用爲濾光器的可能。但是在這兩位發明家卻希望有更多的主顧。他們跟數十家營業範圍不同的公司接頭，卻都得不到結果。事實上，對於他們的人造起偏質感到興趣的，似乎很少很少。

在這個時候，這兩位科學家聽見從美國光學公司 (American Optical Co.) 傳來一個消息，說假使公司裏有代表到波斯頓來，他們肯不肯把他們的發明品當面表演一下？這當然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於是這個歷史性的金魚缸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現了。

當客人進入旅館房間裏的時候，蘭特不讓來客思索，就說，「請到這邊來。」那個人莫名其妙地走到窗邊，窗檻上放着一隻金魚缸，反對着耀眼的陽光。

「可看見什麼金魚？」蘭特得意地問。光學專家對着那強烈的光芒眯了幾眯眼，說，「看不

見啊！」

蘭特立即拿起一張起偏鏡片，放在金魚缸的前面。「再看看看。」

專家嘖嘖稱奇。那起偏鏡片已經把所有眩目的閃光全部除去，現在他能够把本來看不見的金魚看得仔仔細細了。

當這個新聞傳了出去，說蘭特與韋爾拉脫的發明品的確是有意義的，於是其他公司都派代表到波斯頓來。由於蘭特的推廣本領跟他的發明品的驚人的功效，使到來的人都滿意而回。於是蘭特立即控制了許多實業團體。在偏光玻璃(Polaroid glass)出現於市場，偏光濾器(Polaroid filter)獲得攝影家的採用以後，他又從種種方面來擴大他的發明品的用途。

其中之一是偏極光鏡。這個方法很巧妙，它解決了一個很古老的工程問題。凡是起建較大的建築物如水閘，橋樑時，工程師所最難確定的是最大的應變所在（即吃重之點）。蘭特卻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現在工程師可以用透明電木來先做一個同比例的模型然後在這模型上加壓力。當他用偏極光鏡來觀察時，就在應變最大之處，出現鮮明的光彩。在工業上從製造巨型的發電機到小的玻璃瓶為止，都應用了這種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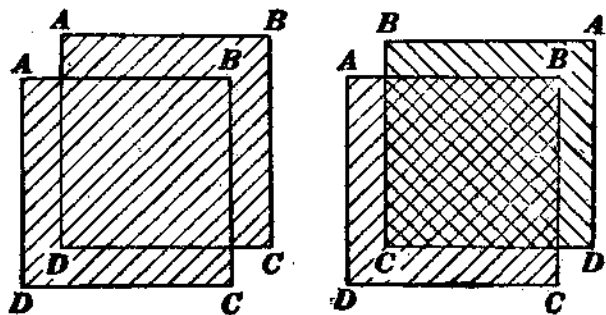
蘭特不久又有了另一發明。他知道人眼觀察物體，左右兩眼各有不同的角度，因而產生一個立體之像。蘭特從這裏又得到了開啓立體電影與立體照片的祕鑰。

把從不同角度攝得的影像，用偏極化光映在銀幕上，然後戴着偏光玻璃眼鏡去看，這眼鏡上的兩塊玻璃經適當的配置，使左眼不能看見右眼所應見的像，右眼不能看見左眼所應見的像，這樣你就得到了一個立體的感覺了。這個理想一經試行，其結果非常圓滿，使觀看的人像置身於影片中一樣了。

蘭特從最初想到要創造一種偏光質的時候，就存心要減弱對面來的汽車前燈耀目的光輝。偏光質成功之後，他立刻着手研究這個問題。他的計劃很簡單，就是把汽車前燈前面的玻璃改用偏光玻璃，車廂的前窗也改用偏光玻璃。在同一輛車上，這兩塊偏光玻璃中的晶體排列互相平行，並且都跟地面成四十五度角的傾斜。若是所有的汽車都有這樣的偏光玻璃裝置，而傾斜角度又都相同的話，那末一輛汽車遇到對面有汽車來的時候，來車前燈的玻璃與車廂前窗的玻璃晶體排列適成直角，就把來車前燈耀目的光輝攔住了。而來車的其他部分反映着自車前燈的光，因自車的前燈玻璃與車廂前窗的玻璃晶體排列是平行的，所以仍舊看得清清楚楚。汽車司機不會因為對面來的汽車前燈的耀目光輝而失事了。這計劃並非空想，在實地試驗的時候，來車前燈的光只有夜光錶上的發光塗料一樣黯淡。

誰都不能預料，蘭特的把所有汽車全裝偏光設備的夢想到什麼時候才會實現。然而偏光玻璃。在別的方面的用途卻還在不息地擴展。在流線型火車與民用航空機中都用它來隔絕外界的光。在顯微鏡中，他對科學家啓示了各種隱藏着的世界。在銀行裏，它使門警站在一種特製的鏡後，監視着形跡可疑的人物，而鏡外的盜匪，卻不能望見鏡後的警察。

人造起偏質的實際用途，簡直是無限的。在一個起碼的實驗室裏，蘭特竟能造成這樣一個革命性的發明，果然可以佩服，但是他如果不把過去科學家早經認為無望的問題，不屈不撓地繼續加以研究，那末他的成功，恐怕也是無由倖致的。



兩片晶體排列成四十五度傾斜的玻璃，若同方向相重，晶體排列仍平行，光線仍舊可以看見；若反方向相重，晶體排列互相垂直，光線全被遮掩。

藝術生活



木刻在中國

陳煙橋

木刻在咱們中國越來越發達了。咱們中國的經濟條件不好，因此製作手續繁複和需要較多的工具的藝術很不容易發展。木刻只要有刀和木板就成；刻好之後，立刻可以印成同樣的無數幅；所以木刻在咱們中國的發達是極其自然的。

木刻製作手續既然比較簡單，那麼它跟別種藝術相比，價值是否一樣高呢？當然一樣高，只黑刻得好。假如作者的功夫很到家，每一刀刻下去生動有力，刻人，就帶有感情；刻東西，就像一件東西。以整幅的畫面來說，布局有條理，黑白很分明。教人一看就明白畫裏面描寫的是什麼，作者製作的動機在哪裏，並且很喜歡欣賞它。那末，這幅木刻就有它的價值了。要做到這樣，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從事木刻的人非得要經過一番磨練不可。

怎樣磨練呢？木刻也是繪畫的一種；只不過別種繪畫用的是筆，而木刻用的是刀。在西洋，木刻家大都是畫家出身，至少他們對於別種繪畫有相當的根基。他們製作的方法是先把畫稿用筆畫在木板上，然後開始動刀，刻完成後，再用油墨印在紙上。因此從事木刻的人，先要把繪畫的根基打好。假使一個人對於別種繪畫沒有修養，他從事木刻是不會有較好的成績的。並且，鉛筆畫，水彩畫，油畫等等，某幾筆要是畫得不好或不合意，可以隨意修改；只有木刻，一刀下去就無法再修改了。所以從事木刻的人，千萬要細心。有人說：木刻家好比射擊手，要膽大心細。

木刻在蘇聯非常發達。十月革命以前，他們的木刻家，在他們的作品上，暴露了帝俄時代社會上各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對於革命的宣傳上，發生了很大的效果。革命以後，他們用木刻來表揚革命的成果，使人民熱愛着現在，更希望着將來。法國英國等歐洲其他的國家木刻也很發達，可是他們常把木刻當作裝飾品，用來做書簽，裝飾畫，藏書票，郵票等等。咱們中國多數的木刻家現在所走的是跟蘇聯木刻家相同的路。他們跟小說家一樣，除了把作品做得非常完美之外，還把社會上的現象實實在在的表現出來，好的讓大家頌揚，壞的讓大家痛恨。

在咱們中國，木刻還只有十多年的歷史。雖然有人說唐代宋代木刻都會有過很發達的時期，可是那時候的木刻跟現在的完全不同。那時候照相製版當然還沒有發明，文字圖畫都得刻在木板上，才能够印出來。那時候的木刻只不過是製版的工作，而木刻家也大多都沒有學過繪畫。他們要畫家畫好稿子，才能依樣畫葫蘆的刻到木板上。

行軍休息的時候

王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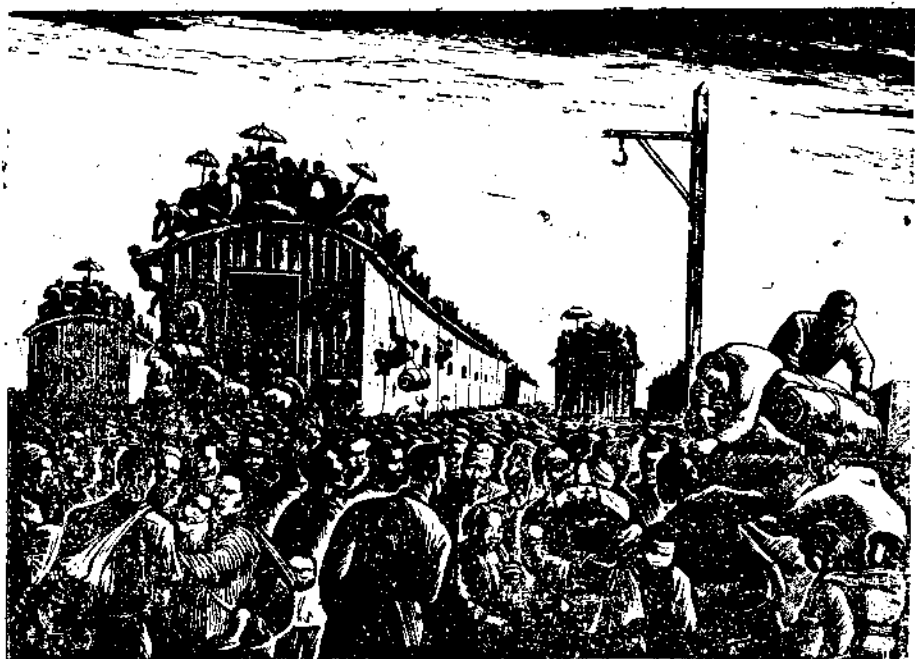


去。他們不理解繪畫的技巧，只是死板地依着畫稿一刀一刀的刻，因此不免太拘謹，弄得沒有一點生趣。現代的木刻家自己就是畫家，每一刀刻下去都以隨自己的意念而發揮力量，所以作品大都生動有力。

咱們中國的木刻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因為咱們的木刻家都不單是努力的工作者，他們還把新時代的思想傳播給大家，他們是人民的好朋友。在八年抗戰之中，咱們的木刻家都毅然地參加了民族解放的戰爭。敵人投降以後，他們又跟人民站在一起，爭取和平，民主。最近咱們的木刻家正籌備着一個全國性的木刻展覽會，叫做「抗戰八年木刻展」。九一八紀念日那天，將在上海首先公開展覽，以後再巡迴到各大都市去。在展覽會上，咱們以看到這八年中敵人的暴行，咱們人民所受的苦難，跟軍民的融洽合作，一邊抗戰，一邊加緊生產。看了這些生動的畫面，咱們就可以知道咱們的木刻家是生活在咱們中間的，他們的作品也正是咱們自己的藝術品。

桂林緊急疏散

迪支



野火

迪支



莛張

收秋古蒙

看四幅木刻

維新

這期選載的四副木刻，都是「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的出品。

「行軍休息的時候」從士兵的服裝看來，是冬天景象。天氣非常好，晒着太陽的地方跟背太陽的地方，黑白顯明的對照着。人們都靠在街兩邊，街中心空落落的，顯得很靜。有些兵士在大陽底下談天，有些在買東西吃。我們看見一個兵士站在熱氣騰騰的行竈前喝着湯。旁邊那個穿得很臃腫的買賣人，也許在說「再來一碗吧」。這幅是用粗線條構成的，粗線條給人淳厚的感覺。

「桂林緊急疏散」是個大場面。三十四年下半年，敵人在長沙發動攻勢，直向桂林衝。桂林的七八十萬人民奉令緊急疏散。多少多少

人聚在車站的月台上，想望火車把他們載到安全點的地方去。可是火車少，煤又缺。你看，車頂上都坐滿了人，還有的正在向上爬呢。下面圍着的人太多，能看清楚得只有十來個。在這樣的大晴天，他們臉上可比陰天還沈悶。

「野火」裏的那堆野火燒得多亮！對面那棵白楊通通照明了。這邊的枯樹呢也照明了。平原，白楊樹，這是北方景象。成卷的發亮的煙向墨黑的天空升上去。馬，軍人，他們都辛苦的奔波了一天，到晚上才對着野火休息。燒着的木柴也許是從枯樹上砍下來的。枯樹，你像照亮了自己。

「蒙古秋收」表現的是軍民合作。好的軍隊，跟人民正像血跟肉，肉跟血，是分不開來的。蒙古的大平原好像無邊無際的。天正吹着風，那幾條明快的線條顯得風不大，該是「秋高爽」的日子。一隊駱駝在平地上很恬靜的走着。這邊，多忙碌呀，搬草，掃地。場角上堆起一個高高的草堆，「呀！豐收！」蒙古同胞該多麼感激兵士呢，一個蒙古同胞不是向一個兵士送吃喝的東西嗎？



孩子·爸爸·爺爺

韋商

又是收穫的季節了。這回我們要念三首關於農人的詩，這三首都是臧克家先生的作品，收在他的新詩集「泥土的歌」中。

第一首題目是「三代」：

孩子

在土裏洗澡；

爸爸

在土裏流汗；

爺爺

在土裏葬埋。

在鄉村裏，孩子是沒人照看的，儘他們在土裏打滾。他們爸爸忙着在田裏做活，汗水滴在土裏。他們爺爺早流盡了一生的汗，葬埋在土裏了。別以為這首詩光寫着祖孫三代，這首詩其實告訴了我們每一個農人的一生活：做孩子的時候，在土裏打滾，長大了，在土裏汗流，

到做爺爺的時候，辛勞催着他葬埋進土裏去。上一代如此，這一代也如此，下一代還是如此。在另一首詩「失了時效的合同」裏，臧先生說得更明顯：

祖父苦了一輩子，

死後得不到一口薄棺木，

不用說起墳的幾尺土。

兒子拾起了那份生活，

仍舊走着舊路；

孩子還是個孩童，

已經學着放牛割草；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辛勞」是傳家之寶。

是前世

在生命的合同上畫過押？
就是那樣，

那份合同也早該撕掉

(它已經失了時效)。

爺爺苦了一輩子，死了就只用薄薄的一層土蓋着。爸爸把爺爺留下的生活檢起來，攔在自己肩上，他得照樣苦一輩子，他走着爺爺的老路，孩子還是個娃兒哩，已擔當起活路了——

他放牛割草。日後他還得檢起他爸爸留下來的
那份生活，照樣苦一輩子，走着他爸爸他爺爺
的老路。他們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只有「辛勞」
是他們的傳家之寶。本來要不是他們忍得苦，
耐得勞，他們早就活不下去了。這是前生註定
的命運嗎？難道他們生下來之前曾畫過押答應
苦一輩子嗎？假使真有這份畫過押的合同，也
早該把它撕毀了，因為時代已經改變了。時代
改變了該怎樣，在「生活的圖式」裏，戚先生
跟農人們說：

不要說，

這生活的圖式

是從祖先留傳下來的，

不要說

在祖父手裏

就是這個樣子

在父親手裏

就是這個樣子；

憑你自己的手

把它翻新一下吧，

叫你的子孫說：

從我父親起，

從我祖父起，

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的祖父，

已經是過去了，

你的父親，

已經是過去了，

二十世紀卻是你們的。

戚先生說：不要以為祖上傳下來的生活方
式是改變不了的，不要說你們爸爸你們爺爺也
是這麼過過來的。你們應該把生活方式澈底改
變過來。你們爸爸你們爺爺都是過去的人了。
可是二十世紀卻是你們自己的。你們應該為你
們自己，為你們子孫，把生活方式改變過來。

戰爭與和平



兩次世界大戰和

兩次巴黎和會

柏園

三十年間，這世界遭遇了兩次戰爭；因此，在這三十年間，這世界開了兩次和會。和會就是解決戰爭所遺留下來的一切問題和建立戰後新秩序底一種手段。

上次戰爭，即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歐戰」，通常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次戰爭，說得遠一點，是從一九三一年日寇侵略我國東北就開頭；說得近一點，則把一九三九年納粹德國侵略波蘭當作開端。上次戰爭的主要戰場僅限於歐洲。這次戰爭波及的地區可廣多了，歐洲，亞洲，都成了戰場，大西洋，太平洋都成了血海。要是就戰爭所經歷的時間，世界各國所遭受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而

言，上次戰爭比起這次來，簡直微不足道了。就性質來說，這兩次戰爭也有很大的不同。上次是帝國主義爲了爭奪殖民地和市場而發生的爭霸戰；這次主要是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決死戰。

上次戰爭的唯一成就，即在資本主義世界最脆弱的基地（俄國）上誕生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這次戰爭的成就，證明社會主義國家強大到不能任人欺侮的程度，而且在資本主義世界較脆弱的地方（例如東歐）誕生了一串的新民主主義國家。

上次戰爭的性質，決定了上次和會的成

就。上次和會也是在巴黎舉行的，時間在一九一九年一月。

上次和會的主角，是老大英帝國的代言人——勞合喬治，年青美國的代言人——威爾遜，和歐洲的巨霸法國的代言人——克里孟梭。上次和會的主題，是對付德奧戰敗國的諸問題。戰爭的性質，已經說明了這次和會是分贓性質的會議。因為急於要分取戰敗國的財產，所以把和約草擬訂了，和會便匆匆閉幕了。和約唯一的要點，不是鎮壓侵略主義，使它不能復生；而是迅速分配用戰爭掠奪來的「果實」。在這樣的基礎上面，威爾遜提出的比較進步的十四點原則，難怪引不起大家的興趣了。

在那次和會裏面，所有參加的國家都有一個特殊的願望：英國搶殖民地。法國要收回工業地帶，藉此企圖成爲歐洲的霸主。意大利想支配亞得里亞海地中海。日本企圖獨佔遠東。美國呢？恐怕唯一的收穫就是戰敗國的賠款，那次大戰使所有的交戰國都欠了美國的債——

戰敗國要向他賠款，戰勝國要付還借貸。

在那次和會後還不到三十年，第二次的和會，又在巴黎舉行了。這就是今年七月廿九日在凡爾賽宮揭幕的廿一國和平會議。

這次和會，只是聯合國對侵略者法西斯國家及其附庸，訂定和約的開始。也可以說：這是以後一連串和會的頭一個。因爲目前的和會僅僅討論納粹德國的五個幫兇底和約問題。這五個幫兇就是：意大利（目前已取消帝制，成爲共和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三國目前已成爲實行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芬蘭。德國和日本問題還沒包括在內，將來還要分別舉行和會，討論對這兩個侵略元兇的和約。然而五個幫兇的問題一解決，歐洲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此外事情就容易辦了。

這次和會跟上次不同的是：這次多了一個切望和平的國家（蘇聯）參加。因此，在基本政策上，這次和會也和上次大不相同。這次和

會主要的目的不，分贓，而是使前法西斯國家賠償因為發動戰爭而加於人類底損失，要他們對自己所做過的罪惡負起責任來。和約更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侵略主義的再生。

爲了達到這些目的，和會曾經過長時間的準備；所有的和約草案都曾在四強外長會議中作過詳盡的考慮，都會得到相互的諒解。而這些考慮和諒解，卻不是爲了別的目標，而是爲了保證這個苦難的世界，能夠有持久的和平。

這次和會四個邀請國（蘇，美，英，法）是維持世界和平的四大支柱。所以這次大會四個代表非常活躍，那就是：蘇聯的外長莫洛托夫，美國的國務卿貝爾納斯，英國的外長貝文，法國總理兼外長皮杜爾。必須知道，這四個人並非要支配世界，這四個人企圖在和會中促使歐洲和平的到來。

這一次和會所包括的各項問題都很複雜，因此它所走的道路也，很艱難的。但是在今天，全世界的人民已經再也經不起新的戰爭了。人民只許這會議成功，不許它失敗。

海王星發現百年紀念（上接第十頁）

它被地球上的人發現還是不滿一年的事。

在海王星上，年雖然那麼漫長，可是月卻短得詫異。海王星也有一個月亮（衛星）。在海王星上看那月亮，正跟我們所看到的月亮一般遠近，一般大小，光當然要黯淡得多。那個月亮繞着海王星轉得很快，每轉一圈地球還不到六天。最奇怪的，那月亮動轉的方向恰跟我們的月亮相反。要是海王星本身不旋轉的話，那末在海王星上就可以看到月亮西天出了。

海王星自身是不是在旋轉呢？這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因爲它太遠了，用望遠鏡觀察，無法在它表面上辨認一特別的點來研究它是否在旋轉。有人說海王星每七小時十五分自己旋轉一次，假使這話是對的，地球上過一天，海王星上已經過了四晝夜了。

海王星的直徑約三萬三千哩（地球直徑約七千九百哩），體積比地球大九十倍。對於海王星，人們所知道的就只有這樣零碎的一點，太空實在太廣漠了。



真正的關鍵在於人心

魏信節述

愛因斯坦說：「我們決不能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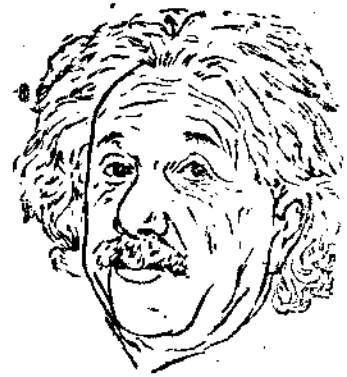
戰爭，同時又計劃和平。」

美國的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會長愛因斯坦教授，在比基尼島原子彈試驗的前夕，發表了一篇關於原子彈所造成的危機的論文，題目叫做「真正的關鍵在於人心」。後面便是那篇論文的節述。愛因斯坦是德國籍的猶太物理學家。在希特勒排斥猶太人的時候，他被逐出德境，他就入了美國籍。他所發現的「相對論」是原子能的理論根據。

人類假使還想生存，還想進步的話，首先要有一種新的思想。在進化的過程中，各種生物必須要能適應環境，才能夠生存。現在，原子彈把我們所熟悉的世界改變了。人類也不得不改革思想，適應這新的環境。新的知識啓示我們：一個世界性的政府非但是必定的趨勢，而且且絕對必須的。從前一個民族可以仗着重備做保障。可是現在，我們必須放棄軍備的競爭而從事合作。在解決一切國際交涉的時候，都必須用這觀念做出發點。

原子彈的祕密固然使美國在軍備上暫時佔着優勢。可是這祕密決不會持久的。大自然所教給某一些人的，等時候到了，也會教給另一些人，只要他們耐着性兒去探求。因此這暫時的優勢，使美國負起了重大無比的責任，美國得領導人類去克服危機。

不要以為防禦原子彈的方法將來一定會有。對於長距火箭跟雷達就至今還沒有防禦的方法。



即使經過多少年的研究，防禦原子彈的方法發明了，但是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沒有一種防禦會絕對安全。因此，我們的防禦不在軍備，不在科學，我們的防禦須是法律跟秩序。

這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德國所用的武器使全世界感受威脅。在結束的時候，美國所用的武器——原子彈卻一下子殺傷了幾萬人。現在有些國家用極猜忌的眼光注視着美國。他們不只害怕原子彈，他們還害怕美國也會變成帝國主義的國家。他們知道：美國在過去一向是誠懇的，有情誼的，能克制自己的。可是他們也知道：勝利會把人迷惑了，會使人失去一切好性格。假如德國在一八七零年沒有打勝的話，誰敢說近七十年來人類的厄運是避免不了的呢？

美國現在還在製造原子彈，而原子彈製造的是猜疑跟恨意。美國保守着原子彈的祕密，這祕密培養着不信任。在這種情形下面，人類只有同歸於盡。但是，我們不是在尋求一個無須原子彈，無須祕密的世界嗎？我們不是在尋求一個科學家跟全人類可以絕對自由的世界嗎？

要追求這較高的理想，聯合國機構是我們唯一的工具。我們不能否認，聯合國機構某些時候曾有過切實表現，很能符合大家殷切的期望。可是勝利以後的一切實際計劃跟行動，都遲緩得令人喪氣。在所有的談判中——不論是巴勒斯坦，西班牙，阿根廷，糧食，原子能——我們老是依賴程序跟手續，還用武力來做後盾。這就證明在這澈底改變了的世界，我們還在使用着老的方法。

美國政府現在正討論着，如何應付戰爭。這措拖使我們生活在普遍的恐懼中，使無數的金錢浪費了。結果戰爭還沒有發生，美國式的自由生活卻已經毀滅了。爲了維持暫時的安全，政府不

得不實施各種統制來約束人民。許多科學家將要受到不可思議的監視，這個局面也許比希特勒時代還要惡劣。

在轟炸廣島之前，許多科學家的領袖曾要求軍部，不要用原子彈殺害毫無防衛的婦孺。大家認為不必使用原子彈，戰爭還是會勝利的。可是軍部考慮到假使不這樣做，美國要犧牲許多生命。現在我們卻爲了將來在原子彈轟炸中所要犧牲的千百萬生命而擔憂。因爲人有一種習慣，以爲用過一次的武器，就可以用第二次。

假使我們把原子彈的祕密公開宣佈出來，這可以當作新思想的一課，這樣做一定很感動人的，因而可以造成一個有利的時機來提出世界秩序的建議，永遠根絕戰禍。我們因爲原子彈太可怕，因此不肯應用，這舉動會發生很大的反響；我們同時要求全世界通力合作，把這可怕的威力用在人類的福利上。這更可以使人相信我們的誠意，增加我們說服人的力量。

這簡單的想法，守舊的思想家一定會舉出無數「現實」來反對。可是他們忘記了：所有的人都會怕戰爭，所有的人都希望從原子能中得到福利。人類的危機，人類的希望，難道還不夠現實嗎？面對着這現實，還在依賴軍備做保障，不是陳腐可笑嗎？

這危機是科學帶來好，但真正的關鍵還在人類的智慧，人類的心。我們不能用機械來改變旁人的心。我們只能以身作則，從改變自己的心做起。我們要把自己的思想勇敢地說出來。我們對於所有大自然的知識，必須慷慨地公開告訴全世界。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決不能計劃戰爭，同時又計劃和平。只有我們理智清醒的時候，我們才有勇敢去克服這盤踞全世界的恐怖。



「馬門教授」

斯人

許多善良的，單純地相信着醫術之超然性的醫師們，被法西斯強盜從科學之宮驅逐到現實中來。他們被迫離開實驗室，離開顯微鏡，而把視線移向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

——夏衍「法西斯細菌」

十三年前，在德國，希特勒上了台；三四個月過後，馬門教授死了。

華爾夫的劇本「馬門教授」告訴大家，馬門教授是怎樣死的，為什麼死的。還把馬門教授臨死時所說的一些話轉述給大家。聽完這個故事，你會深深地記住那些話，馬門教授用血換來的那些話。

馬門教授是醫生，是有名的好醫生。

沒有人能記得馬門教授會缺過席，或者遲到過。每天清早，醫院裏就顯得挺緊張。

「你知道——過二十分鐘教授就要到了，如果那時候手術室還沒有預備好，那……」這個說。

「快一點兒！快一點兒！」那個接上來。可是，從那個時期起，醫院不能安靜下來了。那

是德國大選舉的時期，十四年前的事。

國社黨員和社會主義者時時在街上格鬥，開槍射擊。受傷的從街上抬進醫院，攪亂了醫院裏沈靜的空氣。

還有，一些年輕的醫生跟護士也為大選舉興奮起來，在醫院裏熱烈地爭辯着。

教授總靜靜地說：「先生們，請安靜點！這裏是醫院，不該有政治。這裏，在工作的時候，只有醫生和病人，病人和醫生，再沒有別的了。」可是，他也不得不嚴肅地說：「政治，甚至於在這裏，也緊迫着我們！」

這個時期的結末，國社黨勝了，搶到了政權。得勝的國社黨給德國帶來更大的狂亂，更可怕的

生活。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國國會起了火。這場火燒去了德國的共和制。在另一方面，燒燃了馬門教授的兒子羅爾夫跟他的同志們的心。

羅爾夫諷着新聞，氣憤得眼睛發火，「真混蛋，真可惡！你看！國會起火，放火的人當場逮住了。這個人爲了使警察方便起見，褲子口袋裏還帶着社會主義黨的黨證哩。」

後來，在德國民間，偷偷地流傳着一個小諷刺。說：「一個衛隊性急慌忙地跑進戈林的辦公室。『報告！』他說，『國會起火了！』戈林看看手上的錶，『怎麼，已經燒了？』」

卑鄙！可恥！睜大眼睛看着世界的老百姓，心裏是雪亮的！

二十八日，國社黨把欺騙手段蒙住大家的眼，大的活動起來。

所有社會主義的報館和印刷所全給封了，所有他們的宣言和傳單全給沒收了。街上國社黨衝鋒隊乘了鐵甲車摩托車到處逮人，逮社會主義者，逮和平派，逮國際主義者，逮猶太人……

馬門教授是猶太人，是個痛恨政治的猶太人。

國會那場火，使他覺得該馬上禁止羅爾夫參加社會主義的活動。在他看來，政治決搞不好世界，只會把黏上它的人變成瘋子，變成殺人放火的瘋子。

他嚴重地對羅爾夫說：「在你這個年紀，誰都想做革命家，都想把世界翻過來。但是我的口號是勞動，不是政治。你該要的是工作，不是閒扯淡，不是恐怖行爲。」

有一個寓言這樣說：兔子從沒有碰見過貓，只遠遠地看見過一回；牠看見了滿嘴的鬚鬚，跟牠打呵欠時候露出尖利的牙齒的大嘴，覺得樣子真可惡。從此兔子一直存着「貓是可惡的」這個念頭，永遠不願意碰見貓。

馬門教授就永遠不願意黏上政治。

可是，我們不得不說，事實太不如人意了，政治牽涉到每一個人。

那天傍晚，一個朋友趕到馬門教授家裏，興奮得說不出話來，可是又一連串地說着：「政府辦事真利害！封報館，沒收宣傳品，幾百輛衝鋒隊的軍用托摩車，在街上橫衝直撞。你想想，在柏林一個地方就抓了多少人：社會主義者，和平派，國際主義者，猶太人……」

「猶太人，你瘋了嗎？」教授完全給驚住了。

這的確是國社黨瘋狂的行動。他們在報紙上說：「當然，誰都知道，社會主義者的主要領袖們都是卑賤的猶太種。」爲了排擠猶太資本家，他們誣蔑所有的猶太人，要殺害所有 猶太人。

國社黨在各方面都有很精彩的表現，我們單說馬門教授的醫院。

那天傍晚，衝鋒隊佔住了馬門教授的醫院，搜查異族人。

也在那一晚，一個助理醫生跑到馬門教授家裏，遞給教授一張報紙，「教授，你讀吧。請你馬上解除我在醫院的職務。」她的理由像所有的國社黨員一樣正大，「我不能在猶太人的領導之下工作。」

蒼蠅飛進了捕蠅瓶，就不會倒退着飛出來了。馬門教授問她說：「這是科學界的人說的話嗎？唉！你瘋了嗎？」她這樣回答：「這裏什麼學識，紀律，都沒有關係，這裏是『血』在講話，是『血統』在講話。」

羅爾夫反駁她：「是的，小姐，在理性性絕滅了的時候，就開始講『血』了。」他一個字一個字沈着地跟教授說：「爸爸，你是科學家，大家都尊敬你的成

就。但是對於政治，你不比別人搞得清楚。我們要工作，可是得搞清楚爲什麼工作，爲誰工作。我們要活，可是得搞清楚要怎樣活，能不能這樣活下去。」

強的刺激引起強的反應。羅爾夫當天從家裏跑出去。

教授攔住他，霎時間混亂起來的社會，給了他更有力的痛恨政治的理由，「你上哪兒去？我要知道你上哪兒去？我要你不再管政治。你選擇吧，去跟放火的強盜幫搞在一起，還是跟你父親，母親？」

「爸爸，你說錯了，這裏要選擇的是：爲真理而鬥爭，還是在虛偽面前投降！」

教授沒有攔得住這一團憤怒的火，羅爾夫去了。自然，這一場火，這一天的狂亂，僅只是個開端。在國社黨，罪行開始了；在老百姓，苦難開始了。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四月，德國公布了一條「新法律」，規定把猶太人從一切國立機關，法庭，公務機關趕出去。

伊索講過一個故事：一隻狼看見一隻小羊在溪上喝水。牠自然嘴饞，但是不找一點理由，覺得不好意思下手。於是牠尋起事來，「你怎麼把水弄得骯髒髒的，叫我喝不成？」「呀，先生！你站在上流，我

站在下流，我怎麼能弄騰你要喝的水。」「無論如何，你是混蛋，去年你背地裏說了我不少壞話。」「呀，先生！去年我還沒有生下來呢。」「可惡的傢伙，那一定是你父親說的，還不是一樣？」狼就撲住了小羊，心安理得地吃了下去。

像狼一樣，國社黨找了行兇的藉口。他們訂了法律，說他們的行兇是合「法」的，並且合「理」的，一齣絕大的騙人把戲，在德國一步步演進。

馬門教授被革職了，醫院裏所有的猶太人都被革職了。

這天報紙上的新聞，是傳令革職的先聲。

一個朋友拿了報紙闖進馬門教授的屋子，他把報紙給教授看，「你對這新聞怎麼說，原來你盜用公款，作投機事業，專做不法行爲……」

這不過是一句包在大謊話裏面的小謊話，教授從不注意那大謊話。可是，現在這一句小謊話把他激怒了。

他搶過報紙來讀下去：「……此後，這個馬門教授就自動取消了醫院院長的名稱……多麼卑鄙！來，我要寫，寫給報館去，報館的責任是傳播真實的消息。我要說『報上載的毀謗馬門教授的說法完全是

捏造的……」

「報館不能登，不然會給封了的。」

「好，我印傳單！」

「印傳單？跟社會主義者一樣？唉，你瘋了！」憤怒是抑制不住的，在發洩不出來的時候，憤怒在心裏發酵，醞釀成了辣味的酒。

「造謠，陷害，誣蔑！誰也不敢說一句真話。所有那些英雄，朋友，公正人物，一個也不敢說話。但是我還沒有死，我還沒有死呀！」

這個時候要是再有可惡的行爲加到馬門教授身上來，他一定會用盡全力抗爭的。

而這樣的事情自然就發生了。

一個猶太同事慌張地跑來說：「我們都要給免職了，衝鋒隊佔領了醫院。」

教授匆匆忙忙趕到醫院去。可是想不到的事在不合理的世界是極平常的。教授竟在醫院門口給打了，給用盡手段侮辱了。

他讓朋友扶着回家。在憤怒，痛恨裏面，他對這個世界了解了一些，馬門教授活到社會裏來了。教授對傳達免職令的衝鋒隊員說：「根據法律的嗎？法律在哪裏呢？禁止我們進大學，禁止我們工作，思想，

創造，禁止開音樂會，不准參加公共運動，這樣自己騙自己的辦法，連最沒用的蟲豸也不幹的，難道這樣你們就會變得好些嗎？你看吧，明天早上我會進我的醫院裏去的。」

在混亂的時期中，每每會發生這樣可歌可泣的故事：正義的人憑着正義，苦苦地守牢崗位。甚至於在知道馬上要失敗的時候，也牢守着。「死在崗位上」成了一種殉道式的行動。心靈就寄託在那上面！

第二天，馬門教授到了醫院，別的醫生護士也都到了。沈靜罩住整個手術室，人的心悶氣地跳着。

動手工作前，監察官來了，他執行上面的命令：要一個醫生四個護士馬上離職。但是馬門教授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在形式上，他有權利留在醫院裏。

監察官把革職人員的名單遞給教授。是的，除了馬門，猶太籍的醫生護士都革職了——一些可愛的朋友呀！教授把名單鋪在桌上，「監察官，你還漏了一個名字。」他補上了——馬門·洛克。

「這……這……簡直對政府挑釁！」監察官喊。「你知道得很清楚，這個條文裏沒有強迫我接受政府賜與的字眼。」

「好，給你十分鐘的考慮。」
從寓言上可以得到這個故事的結尾。一隻狼，一

步一挨地在街上走，牠有十來天沒吃東西了。迎面來了一隻肥胖的狗。「老兄，你好福氣呀！」「是的，我的主人餵我牛肉。」「真叫人羨慕。」「主人還給我喝奶。」「可是，老兄，你頸項上帶的是什麼？」「主人賜給我的皮領圈。我既然吃了主人的奶和牛肉，就應該報答他。」「呀，老兄，我不羨慕你。我寧願死，但決不能拋棄自由。」

過了十分鐘，馬門教授用鎗自殺了。

他倒下去，一個護士絕望地伏在他身上。

「教授，教授，難道這是唯一的出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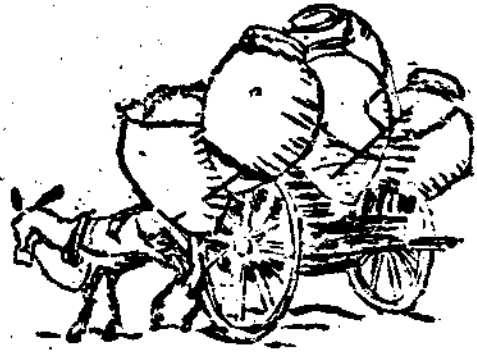
「在我說來，這是唯一的出路了。……而你，你們……應該會走上別的新的道路。」他望着遠處，「羅爾夫，你是對的，你……勇敢的向新的道路前進吧。」

臨死時候的覺悟，是最深切的，「羅爾夫，勇敢的向新的道路前進吧。」

一個多月來，羅爾夫在做些什麼呢？

你知道，在工廠裏有多少受不住壓迫的工人，在工廠外面又有多少爲了信仰給人從工廠趕出來的失業者。他們渴求自由，他們要反抗。

羅爾夫和他的同志們在組織工人，組織失業者。他們把一個一個微弱的聲音聯合在一起，成爲一個霹靂。這霹靂響徹了全德國：「我們要反抗！」



外言在意

金色鳥

陳湄

故事是這樣開頭的：

古時候有一個國家。老百姓都很窮很瘦。因為他們吃得少，做得多。皇帝卻也不胖。不，皇帝簡直比誰都瘦。

不知道什麼時候，不知從誰那裏，皇帝聽說吃血可以使人胖起來。從那時候起，他就什麼都不吃，光是吃血。

血怎麼可以吃的呢？血是怎樣吃的呢？皇帝最親信的一個大臣，研究了好幾年的功夫，

纔發明了一根針。這根針只有尺把長，中間是空的，就像一條很小的水管。一端很尖，很小，一端卻有一個偏偏的嘴，像笛子的吹口。只要把尖的一端插進人身，鮮血自然往那小針裏流；吃的人腳着另一端，用力一吸，血就源源不止的流進吃的人的口裏了。爲了好聽，發明人把這們玩意叫做「龍鬚笛子」。

自從發明了這龍鬚笛子，皇帝就沒有吃過飯。皇帝每天抓兩個老百姓來，爲了好聽，說是請他們來試吹一下龍鬚笛子。

後來，連大臣們都一個一個的學會了吹龍鬚笛子了。他們都不吃飯了。

可是皇帝比先前更瘦，大臣們也不見得胖，老百姓們自然瘦得只剩下表皮包着骨頭；因爲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被抓去吹龍鬚笛子，血已經被吃去不少了，皇帝的土地又不讓老百姓耕種——皇帝自己不是不用吃飯了麼？還種田幹什麼？

其時，年老的人就記起一個古老的傳說——是祖父的祖父傳下來的。說：在那個高山裏面住着一頭金色鳥，它的羽毛是金色的，等飛起來的時候，滿天都放

着金光。誰碰到了它，那就等於碰到快樂和幸福了。可是走上那個高山的路，很艱難，直到那時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人曾經上過山頂，自然更沒有一個人碰見過金鳥。

她吃了血的，飢餓着的，窮苦的人們，一記起祖先們遺留下來的這個神話，便接二連三的拖着疲倦的皮包着骨頭的身子，往高山的路上跑去。多半是還沒有走完山路的一半，那被吃了血的，飢餓着的疲倦的人們，就倒了下來，永遠不能再站起身了。也有些比較強健的，雖然也是被吃了血和飢餓着的小夥子，走得更高些，可是也還沒有到達山頂，便被路上的石頭絆住腳，也就從此倒了下去，永遠躺在山谷裏。

皇帝和大臣們依然不肯吃飯。依然在「吹着龍鬚笛子」——而老百姓們也就接二連三的拖着疲乏的身子，往那不可知的高山上去尋金鳥……

日子過得不少。皇帝和大臣們還是一樣的瘦，老百姓更顯得瘦了，於是山谷裏就填滿了那些被吃了血的，飢餓着的疲乏的人們的屍身。他們爲了追尋那金鳥，被腳下的石頭絆倒，永遠的躺在山谷裏。然而還有不少疲倦的人們，每天每天上山去……

有一天夜裏，城的東區，老百姓們還沒有睡覺；忽然天邊起了一陣金光；那金光是從山谷升起來的。老的少的，都歡呼着走到街上，他們老早就聽說過：金光是伴隨着金鳥來的。

一！二！三！

還沒有數到第三，果然金鳥就飛到人們的頭上，打個迴旋，然後停在一家人家的烟囪頂上了。

老的都跪了下來，流着淚，喃喃的說：

「金鳥呀，金鳥！我們等了你一輩子，你到底飛來了。金鳥呀，我們已經餓了幾年肚子，我們的血也早被皇帝吃光了，田地因爲久不耕種，早已龜裂了，怎麼辦呀，請你告訴我們，這個世界還有希望嗎？」

年輕的卻沒有跪，拍着手，也許是過於歡喜，也流了三兩滴淚水；他們也嚷道：

「金鳥呀！好容易碰見你！告訴我們怎麼辦吧，確實是活不下去了。」

女人們忙着去倒開水給金鳥喝，她們邊哭邊笑邊說：

「金鳥呀！金鳥呀！我們要說的，他們剛才都說過了。我們家裏早就沒有半顆穀子了——喝點水潤潤喉吧。」

現在是金鳥開口了。金鳥慈愛的笑了笑，便唱了一首歌：

「這倆年頭兒，

老百姓苦難多；

田地都不許種了，

家裏沒有一個饑饉；

發昏的皇帝呀，

還要吃什麼「龍鬚」！」

大家都說：「對呀，對呀！」剛要拍手掌，金鳥又唱下去了：

「人說金鳥是快樂的象徵；

我說金鳥只給你指點一條路徑。

幸福是你們兩隻手換來的，

頭一件事是離開吃血的暴君！」

金鳥唱完，便告訴大家，趁今天沒有月亮，靠金鳥羽毛所發的金光，趕快跑到山的背後，不必走上山去，只須沿着一條兩旁都有野薔薇的小路跑，便可以走到山背後的一片荒地，那時就有辦法了。

金鳥的金光在前面引路，老百姓大半拖着被吸了血的，飢餓着疲倦的身子，跟在後面跑。不到天明，就走到那廣闊的荒地了。

人們說：

「金鳥呵，沒有種子怎麼好種田？」

金鳥飛去了一會兒，回來便帶來了一包種子。

人們說：

「金鳥呵，沒有犁耙沒有鋤子怎麼好種田？」

金鳥飛去了一會兒，帶回了一個鑰匙，交給年老的公公，叫他們在山邊的亂草裏開了鎖，裏面就藏着許多耕種的傢伙。

人們說：

「金鳥呵，什麼都有了，沒有水怎麼好種田？」

金鳥自己啄破了腳趾，淌出一滴鮮血，這滴血落到草地上，便化成一條小河；大家都歡呼着彎下身去捧水喝……

那時候，金鳥對他們說：

「勤勞的人們呵，

泥土是你們的，

鋤頭是你們的，

溪水是你們的，

花點力氣，

你們就有幸福了。」

金鳥和他們告了別；有的女孩子想請金鳥留在這

兒。可是金鳥說，金鳥不能呆在這兒的啊，世間有多少少的苦難底人們……

於是金鳥飛去了……

過了半年，東區的老百姓在東邊的山邊過得好好的，右吃有穿。南區的老百姓在南邊的山背也過得好好的，不愁吃不愁穿。西區和北區的老百姓都在西邊和北邊的山背幹活，他們都胖起來了。

但是中區的老百姓走不出去，因為皇帝下令叫關了城門。老百姓更加瘦了，簡直連血也被吃完了。但是皇帝可更瘦得難看。大臣們也都瘦得不像樣。衛兵們就更不必說了。

皇帝還是要吹「龍鬚笛子」。有一天給抓來吹龍鬚笛子的兩個漢子，血早已沒有了；皇帝拚命的吹了幾口，還沒有血。皇帝着了惱，便查問起為什麼老是抓些沒有血的東西來。

「報告皇帝，」一個大臣俯伏在地上，戰戰兢兢的說：「老百姓沒有了！」

「什麼話！」皇帝氣得說不出話來，瞪大了眼睛……

「報告皇帝，老百姓給叫做金鳥的妖怪領到山背

後去了……」

「放屁，」皇帝說，這時他稍稍有點吃驚，雖然也還滿面怒容。「金鳥是什麼東西？」

「報告皇帝，這就得讓小的去研究了——」

說話的是皇帝屬下的研究部大臣，素來是被人稱作「通天曉」的。

通天曉受皇帝的命令，兩天內要把這東西研究出來，並且要擬一個對付的辦法。

通天曉在圖書館裏出了兩天汗，尋遍了古今中外的圖書雜誌，都沒有查到金鳥的蹤跡。通天曉絕望的回到家裏，通天曉的老婆看他的臉色，還以為通天曉是在發病！連忙迎上去問三問四，纔知道為的是查不出金鳥的典故，明天早上要是回答不出，腦袋就得和鬚子分家了！

老婆哈哈的笑了起來。通天曉知道一定有來由，便追問她為什麼笑。

她笑得口也合不攏，「我笑——哈哈——笑你這個瘋子——哈哈——哈哈——這樣的——哈哈

——小事情——哈哈——也用得着上圖書館——哈哈——街上不知道傳了幾百年了……」

她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碰見金鳥如何等於碰見

幸福和快樂，金鳥如何從重重的屍身上飛升起來，有些人說這是被吸了血的人底枯骨化成的，又有些人說這是那些枯骨叫金鳥看得不忍看，牠才飛出來的。

通天曉一邊歡喜一邊害怕。歡喜的是自己的老婆竟然知道通天曉所不知的東西；害怕的是萬一老婆親自對皇帝說通天曉不知道，是她告訴通天曉的，那豈不丟了面子……

說來心狠，通天曉愈想愈不放心，便順手拿起龍鬚笛子趁老婆不隄防，望她身上一插，嘴裏一連吸了十多下，老婆支持不住，便倒了下去了……這時通天曉可又悔恨起來，怎麼不問問這聰明的老婆，有什麼辦法來對付這金鳥呢？接着他忽然看了從嘴角濺下地來的一點血跡，便歡呼的說：

「有了！」

皇帝獎了研究部大臣通天曉十二個勳章，說他的確學問淵博。同時下命令，打發二十四個衛兵，扮作老百姓，隨同通天曉去依計行事。

二十五個假扮的老百姓，故意拖着疲倦的腳步，走上那高山的小路，這時，金鳥剛好從什麼地方飛回來，看見了那二十五個可憐的影子，便低低的飛了三

個圈兒。

二十五個影子連忙跪下來，哭着說：

「金鳥呵！幸虧到底碰見你了！……」

金鳥站在附近的石頭上，正想開口，不隄防從那跪着的影子當中，飛來了一根叫做龍鬚笛子的尖針兒，給刺中胸膛，二十五個影子一齊跑上去，縛翅膀的縛翅膀，扯腿的扯腿，摸胸的摸胸，終於用一根粗麻繩，把金鳥套住。其時，不知哪一個先動手，拔了一根金羽毛，藏在袋子裏，二十四個便一窩蜂的去拔金羽毛，有的拔了三根，有的一根也沒有。二十五個人——其中有一個大臣，也顧不了身份，揪打作一團，打了三個鐘頭，打得都頭破血流了，這纔均分了金羽毛，把奄奄一息的金鳥拖回王宮去。

皇帝一看，廿五個人頭上左一個疙瘩，右一塊青腫，便讚了通天曉幾句，說他們一定很勇敢，爲捉金鳥挨了打，受了傷。通天曉不做聲。皇帝再看那所謂金鳥的傢伙，那裏有半點兒金色，心裏很高興，狠命的用龍鬚笛子吮了三下，金鳥就支持不住，倒下去了。

皇帝吩咐把金鳥的屍首埋在城外的土丘上。派一團衛兵去日夜把守，不許老百姓去看它的墳。誰走近

來，不管是來自什麼國的，一概斬決。
衛兵們照這樣做了。

遠遠近近的人們都知道金鳥被皇帝殺害了，而且埋在土山上。不只東南西北山背的幸福的人們，也要來吊悼這幸福的化身，就是遠方那窮苦的人們，也要來找尋金鳥。每一個人互相相信，金鳥沒有死，金鳥不能死；幸福的人們要他來分享他們的幸福，窮苦的人們要他來指引一條幸福的道路。

來的人都給衛兵殺了頭。但是來的人卻天天都連續不斷。衛兵連刀都砍得鈍了，幾乎殺不了人。可是來的人還是那樣連續不斷。人愈來愈多，衛兵山刀愈來愈鈍，衛兵們便只好逃回城裏，緊緊的關着城門。

老百姓找不着金鳥埋葬的地方。但是誰心裏都明白：金鳥沒有死，金鳥不能死。有的人失望回去了，但是更多的人帶着希望而來。

終於有一天，人們發現：土丘的另一邊，新近流下了一條山溪，這山溪到了不遠就變成一條大河。河水的流聲好像是金鳥的聲音：

「河水就是我的化身；
洗你們的手呵，洗你們的心！……」

人們好奇的洗了洗手，是那麼清涼，那麼新鮮，疲倦的身子立即康復了。被吸了血的，飢餓着的窮苦的人們，成羣成羣的，踏着艱難的道路，好像從前找尋金鳥似的，來看這河水……回去，他們就有了力氣，去開闢新的天地了……

這個故事後來沒有提到皇帝，更沒有提到大臣和衛兵們——因為他們那裏的老百姓都逃光了，沒有人知道他們後來究竟怎樣了。

金鑰匙

王定價
今二元

這「蘇丹A.托爾斯泰根據「木偶奇遇記」創造出來的新童話。托爾斯泰從小就喜歡「木偶奇遇記」，常常以小朋友講這個故事，先是接着書講的，後來隨自己的意思講了，一次又一次，講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這本「金鑰匙」就是托爾斯泰講的故事的記錄。以他的天才所寫的這本「金鑰匙」，一定比「木偶奇遇記」更討人喜歡。

開明書店印行

上海一千
照價出售



蟋蟀和金鈴子

賈祖璋

炎夏的酷暑剛剛過去，塔角的淡竹叢中，一陣陣低幽的金鈴子聲，階前的石塊下面，幾聲清越的蟋蟀叫，隨着涼風飄散，帶來了秋的意味。和牠們同時存在的昆蟲，種類很多。祇因為牠們能够鳴叫，最惹人注意，所以和其他幾種也會鳴叫的昆蟲，如叫哥哥，紡織娘等，一起被稱為秋蟲。在這裏，「鳴叫」兩字其實很有問題，因為牠們的發聲並不是用口來鳴叫。高等動物由空氣振動的喉頭的聲帶，從口裏發出聲音，才是鳴叫；這種聲音在聲學上叫做聲樂。秋蟲祇有身體的一部分互相摩擦而發聲，所以不是真正的鳴叫；這種聲音在聲學上叫做聲樂。牠們與樂器所發的絲竹之音相同，所以清淅悅耳，令人感覺可愛。

秋蟲發音的機構隨種類而不同。金鈴子和蟋蟀類緣相近，所以牠們的發音機構也相同。牠們前翅的近基部處，即約占全翅之長的三分之一處，在下面有一條半月形或直形的隆起線，叫做鑼狀脈或鑼狀器，從翅的上面可以透視到。把它放在顯微鏡下觀察起來，表面生着許多微細的突起，與錯刀相似，所以稱它為「鑼」。突起的多少隨種類而不同。依據朗德瓦的記載，歐洲產的田蟋蟀有一三一至一三八個。我國產的各種金鈴子和蟋蟀，這種突起究竟有多少，還沒有人報告過。假如備有顯微鏡，自己來觀察計算一下，倒是輕而易舉的。對着鑼狀脈盡頭斜上方的翅的表面有一條平滑的半月形脈叫做摩擦脈。左右兩翅的構造相同，右翅放在上面，左翅放在下面的時候，左翅的摩擦脈碰着右翅的鑼狀脈而發聲。左翅放在上面，右翅放在下面的時候，右翅的摩擦脈碰着左翅的鑼狀脈也會發聲。但通常總是右翅放在上面而發聲的。這樣，鑼狀脈好像一把鋸子，摩擦脈好像一把弓弦，金鈴子

和蟋蟀正是最早的工用鋸拉奏的發明者。發聲的時候，翅膀總是稍稍豎起，這不但便於振動，更可以造成一個小小的空間，引起共鳴，使聲音更爲響亮。

用玻璃片糊成方形或其他形狀的小匣子，便可以飼養金鈴子。蟲擔子上有木頭製和牛筋製的圓形的，上面嵌有玻璃的小匣子，形式小巧，便於攜帶。但體積較小，不若玻璃匣子那樣可以同時飼養數對。蟋蟀會把硬紙片咬破，而且喜歡黑暗，所以一般都用陶製的蟋蟀盆來飼養。牠們的食性相同，飯粒，麥肉等是適宜的食品。

飼養金鈴子，目的祇在聽牠的鳴叫。飼養蟋蟀，則在於看牠們的鬥爭。鳴叫的蟋蟀都是雄蟲，牠們喜歡單獨生活，遇見別的雄蟋蟀，便會用大顎作武器，互相鬥爭起來，直到勝負分明爲止。這時候，失敗的便一聲不響，祇想逃遁；勝利的必然振翅作聲，自鳴得意。蟋蟀的個體變異很多，身體大小不等，色彩深淡不一，鬥爭的能力也不同。專門飼養蟋蟀的人，對於善鬥的蟋蟀有種種特殊的名稱。假如用分類學的眼光來研究，考察牠們究竟是種的不同，還是品種的不同，那倒是很有意義的。

在人爲的環境下使蟋蟀從卵孵化，可以觀察牠一生的生活史。方法是用陶製的瓶罐，盛土二三寸厚，取蟋蟀兩三對放在裏面，幾天以後，把雄的取出；等到雌的產卵而死，也把牠取出丟棄。於是把這瓶罐放在室內隱僻的地方。到了明年五月間，把它取出來放在溫暖的地方，並且與以相當水分，不久便有可愛的幼蟲孵化。每日用飼養小鳥的粉餌給牠作爲食物，到八月中便長成而開始鳴叫了。假如有溫暖的設備，二月中就可以讓牠孵化，到五月已經長成。但是這樣違反自然，提早養成的個體，身體較弱，所以牠的生命不能很長。



生物素描

賈祖璋著 一元二角五分
上海售一千倍

本書收有二十一篇文章，講的是二十一種與人生關係極密切的生物，牠們的名字在中小學教科書裏都可以見到，但教科書決不能作這樣詳盡的描寫。而且，著者輕鬆的筆墨，使讀者不感枯燥，又能處處不失科學的態度。

開明書店
印行



童話

從地底到天空

——兄妹歷險記之七

〔以前的情節〕愛諾托夫教授發明了一種神奇的藥水，動物喝了身體會縮得非常之小。卡里克跟華莉亞兄妹倆偷喝了。變成跳蚤一般大小。他們騎在一隻蜻蜓的背上飛到天空中，又從空中掉下來，落在湖裏，給一隻蜘蛛逮進窠裏。忽然另一隻蜘蛛闖進窠來跟這隻蜘蛛打起架來，結果兩隻都打死了。兄妹倆逃出了蜘蛛窠，浮到水面上，終於上了岸。他們餓慌了，忽然看見樹頂上長着許多又黑又大的果子。趕忙爬上樹去。正要摘着果子的時候，他們眼前一陣黑，就從樹頂直掉了下來，落在急流裏，水立刻把他們沖走了。愛諾托夫想找他們，也喝了藥水使身體縮小。他用蛛網做了件衣服，把黃蜂的刺當做鎗。他在湖邊上到處找，不隄防跌進一個黑暗的洞穴裏……

愛諾托夫先生在黑暗裏面坐了很久，漸漸能夠看得見東西了。他看到洞穴的深處有一個長着兩根長鬚的大頭伏在那裏。那動物身體的前半截披着甲殼，甲殼下面伸着短而粗壯的腿。愛諾托夫自忖沒有能力跟這樣大的動物作戰，只要牠用腳一踩，就會給踩個半死的。因此他把背靠着又溼又冷的泥壁，舉起了黃蜂

的針正對着牠。

那動物開始爬動了，洞壁的泥土索索地落下來。牠的身體像一節節闊幅的甲環籠起來的，看去好似兇暴非常。「還是從牠後面攻擊牠吧！」愛諾托夫想。可是那動物的後半截也是不容易受創傷的。兩片堅固的膜狀的翅膀疊在一起，掩護着牠身體的後半截。

「這動物是什麼呢？」愛諾托夫爬在地上，抬起頭仔細地看。忽然他看到長鎗一樣的兩根尾巴在地面上掃過。他吃了一驚，悄聲說：

「原來是螻蛄！」

切擦切擦，螻蛄用前腳抓着泥土，慢慢走近來。

「螻蛄是專吃幼蟲的，我得提防給牠吃掉。」愛諾托夫退到一個黑暗的角落裏，他想沿着泥壁邊到敵人的後面去。螻蛄側着頭，像嗅到了什麼氣息，又像在側耳細聽。牠長鬚顫動着，突然向愛諾托夫襲來。

「不好，螻蛄在地下不是跟魚在水裏一樣的熟悉嗎？逃是逃不了的，只有抵抗。」愛諾托夫揮動黃蜂的針，身子退後一步，突然臂肘好像碰在一條隧道的入口上。他回過身來一看，背後果然有一條隧道。他趕忙鑽了進去。雖然他想到：這隧道是誰掘的呢？可以通到哪兒呢？裏面有沒有危險呢？可是他顧不得這許多了。他直向黑暗的深處鑽，兩隻手摸索着，頭時常碰在石塊上，他也顧不得痛了。

「隧道深得很，忽而向上，忽而向下，忽而折向左，忽而折向右，愈深愈窄。愛諾托夫只得拖着鎗，慢慢的爬。螻蛄卻不肯放過他，已經追蹤着他的足跡，爬進隧道來了。牠一邊爬開泥土，使隧道擴大，

一邊用長鬚在隧道的壁上掃着，好像在說：「這個狡猾的小蟲，躲到哪兒去了？」

切擦切擦的聲音愈來愈近了。螻蛄的長鬚已經拂着了愛諾托夫的臉。愛諾托夫大叫一聲，轉過身來舉起鎗就向長鬚亂攪一陣，又立刻像蟲一樣的把身體蜷起來，直往隧道的深處鑽。隧道愈加狹窄了，不平的泥壁時時刮着他的臂，腿，肩膀。隧道裏充滿了黴蒸氣，又悶又溼。愛諾托夫汗直淌着，口渴極了，心跳盪得利害，手脚有點發顫。

螻蛄好像在什麼地方站住了，沒有追上來。愛諾



托夫聽牠沒有聲息了，趕緊再往前鑽，不料砰的一聲，他額角碰在堅實的泥塊上，原來前面沒有路了，他已經到了隧道的終點。他在黑暗中摸索，到處都是泥壁，不由得心慌起來：「我就死在這兒了嗎？要是我死了，還有誰去救卡里克跟華莉亞呢？」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儘打著轉。最後他下決心說：「跟他去打一仗吧！雖然牠有那麼大，終究是隻螞蟻，而我卻是個人，我不見得一定會給牠打敗。」

在一小時之前，愛諾托夫對付螞蟻，只要用一個指頭把牠一擦就成了。可是現在雖用全力跟牠死鬥，也很難斷定勝敗如何。愛諾托夫握緊了鎗沈思了一會，自言自語說：「對了，只要對準牠眼睛下面的神經節刺去就成了。」

愛諾托夫舉起鎗向前走了兩步，忽然又怔住了。他想：「要是把螞蟻真刺死了，牠那巨大的身體把隧道塞住了，又怎麼能出去呢？」正在他躊躇不決的時候，切擦切擦的聲音又響了，螞蟻又在走近來了。

一分鐘……兩分鐘……

「殺！」愛諾托夫舉起鎗來。

隧道頂上的泥土沙沙地直往下掉。螞蟻的長鬚在黑暗中亂掃。愛諾托夫抖擻精神，舉起鎗對準了螞蟻

的頭上亂刺，嘴裏大聲斥罵着：「畜生，畜生！」螞蟻沒有防備有這一着，稍向後退。

「怎麼，你逃了嗎？」愛諾托夫追上去，把鎗儘對着螞蟻的眼睛下面刺。可是螞蟻早把頭縮進甲殼裏面。黃蜂的針刺在甲殼上，絲毫不能傷牠。

愛諾托夫無法可使了。螞蟻突然移動牠的短而粗壯的前腿，慢慢的逼近他了。愛諾托夫只得慢慢的向後退。最後又退到隧道的終點。他只得靠在泥壁上，把身子縮成一團，閉上了眼睛，嘆口氣說：「這回完了！」

愛諾托夫自分必死了。突然他聽到一種聲音，像有誰在挖掘隧道頂上的泥土。他睜開眼一看，果然頂上的泥層在沙沙地落下來，泥頂裂了一道縫，一道亮光直射進隧道來。一忽兒，裂縫又給塞了，只見一個巨大的皂莢一樣的東西從裂縫裏伸下來。愛諾托夫情急智生，兩手趕忙把它抱住。那皂莢一般的東西搖擺了一下，開始往上抽去。愛諾托夫知道，那東西是從地面上伸下來的，一定會把他帶到地面上，因此把它抱得緊緊的。不出他所料，那皂莢一般的東西直往上升，把他帶出了隧道。

「得救了，得救了。」愛諾托夫快樂極了。他在

黑暗中就久了，驟然看到強烈的陽光，眼睛幾乎睜不開來。他只拘住了那皂莢一般的東西。那東西亂擺亂擲。愛諾托夫只得把手一放，他身子就從空中掉在地上，像陀螺一般地打起滾來。因為跌得很重，他竟昏了過去。

隔了一會，愛諾托夫蘇醒了。他看到身旁站着一隻巨大的綠色的動物。那動物長着有刺的長脚，腿長而強壯，每條腿曲折成一個比身體還高的三角形；身子後面拖着一條粗大的像皂莢一樣的尾巴。這尾巴比牠的身子還長些。

「嘻，嘻，」愛諾托夫站起身來，「原來我抱住的，是你的肥壯的尾巴。多謝你救了我。你是哪一種動物呀？」

那動物聽到他的叫聲昂起了頭，兩條鬚掀動着，那鬚長得奇怪。牠轉過身來，長在前腿前方的一對小孔正對着愛諾托夫。

「嘎，你原來是耳朵長在前脚上的螽斯。謝謝



你，你救了我！」

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原來在這個時節雌的螽斯要掘開地面，把卵產在地底下。到了春季，卵孵成了幼蟲，就自己鑽出地面來，捕食青蟲，小蝴蝶，蒼蠅等小蟲。愛諾托夫真微幸極了，他被螻蛄逼到隧道的底裏，恰巧螽斯正在那上面掘洞。可是這個螽斯卻沒有產卵。因為牠尾巴尖上的產卵器才伸進洞去，就被愛諾托夫抓住。牠非常恐懼，立刻把尾巴拔了出來。

「對不起，驚擾你了！」愛諾托夫懇切的說。螽斯跳了兩下，展開翅膀，飛了起來，消失在綠色的森林的上空了。

愛諾托夫一個人孤單單地站着，他摩着灰白色的鬚鬚，向四周圍看看，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四周全是高大的植物，並不是草，而是稍有點彎曲的蠟燭一般的粗而高的圓樹幹。每一枝樹幹的頂上都是一隻大而且白的沒有帽邊的帽子在搖擺着。忽然吹過一陣涼風。那些白帽子就脫離了樹幹的頂，成爲一朵朵白雲一樣的綿毛，霎時間就飛散了。

愛諾托夫正看得迷惑的時候，半空裏飛下來一個沈重的細長的砲彈一樣的東西，落在他腳邊。他彎下身去一看，原來那砲彈樣的東西，一頭伸出一枝細長

的鞭子，鞭子尖端，一叢棉花的降落傘還在飄動着。

「嘎，是蒲公英的種子，」愛諾托夫恍然大悟，「好，我有了辦法了。」

愛諾托夫把蛛絲結成的衣服束一束緊。走到一枝樹幹下面。他用臂跟腿把樹幹抱住了，慢慢地往上爬。樹幹粗得很，他的臂和腿幾乎圍不過來。並且樹幹上有些黏。他好像落在捕蠅紙上的蒼蠅，爬動非常困難。

樹幹的上部比較細了，風吹動樹幹，愛諾托夫的身子也跟着擺盪。地面上的情形漸漸看不清了。最後，他爬上一張厚葉。忽然有一種柔軟的東西在他手上拂過，他看到許多動物到處在飛舞着，紗一樣的翅膀把空氣扇得發響。

「這羣惡黨，不會把我吞了吧！」愛諾托夫吃了一驚，仔細看了一回，他就放心地微笑着：「我太神經過敏了！這是蜉蝣呀！」

蜉蝣一眼看去似乎很大，可是實際上牠的身子比愛諾托夫大不了多少，只是在身子後面拖着一對像圓規一樣的細長的尾巴，這尾巴幾乎有牠身子兩倍那麼長。牠們扇動着紗一樣的翅膀，圍繞着樹幹飛翔。尾巴就隨着身子上下翻騰，有些時候，竟拂着了愛諾托

夫的臉。

「此刻你們飛舞，一會兒就要死去了。」愛諾托夫不再注意這些小動物了，只努力向頂上爬。

蜉蝣是不必怕的。牠們連嘴都沒有。因為壽命很短，牠們不必為找食物操心。牠們生下來就在溫暖的空氣中飛舞，好像永不感到疲倦似的。一到黃昏時分，牠們便向水面落下去，把卵產在水裏，就不再向上飛了。牠們的屍體浮在水面上，像在水面上鋪了一層黃色的氈子。水把牠們的屍體帶向下流去，還沒有流到河口，就給鳥跟魚吞了。蜉蝣多可憐呀，牠們生下來好像就爲了飛舞，就爲了給鳥跟魚做食料。

愛諾托夫爬到樹幹頂上了，懷着憐惜的心情欣賞蜉蝣的飛舞。忽然，他看到旁邊一株樹幹搖動了一下，頂上繫着的白色綿毛的降落傘有一兩枚脫離了。一陣風吹過，一些降落傘帶着砲彈一樣的種子，飄浮到空中去。愛諾托夫計上心來，他挑選了十枚最大的降落傘，把砲彈摘去，併成一束，像一柄很大很大的雲朵一樣的大傘。他的身子已經有點浮盪搖擺了，於是他用腿鉤住了樹幹，再摘取了兩枚。一陣風吹過，這一大叢白色的綿毛在他頭上飄動起來。他把腿一放，身子立刻飛騰在森林的上空了。



「真想不到！蒲公英的綿毛把我帶到空中了！」
愛諾托夫高興得叫起來。他低頭望望，下面是一片蒲
公英的林子。林子的那邊是一片砂地。遠遠的高丘上
面，矗立着一根繫着紅布的柱子。

「啊，那邊是我的竹竿。」愛諾托夫快樂的笑
了。在竹竿的右方，一片廣闊的綠色的水。

烏拉波拉故事集

顧均正譯

二元三角

這是古怪老人烏拉波拉博士講給孩子們聽的許多奇聞異事，有

小水點的歷險，有金剛石的奇遇，有夢遊地球，有海底救生，有呆子怕
鬼，有太陽請假，有火山大爆發，有襲風肆地球。這是第一部真正的科學
童話，是科學與文藝化合成的結晶體，不是混合成的雜拌兒。

在上海暫

照定價一

千倍出售

開明書店印行

「池子在那邊，方向認得清，那就好辦了。」
愛諾托夫準備降落了，他仔細地看着下面，下面
已是一片原野。忽然一陣風，把他吹到池子上面。
「不得了，落下去不是要溺死了嗎？」正說的當
兒，風又把他吹到草地的上空，他決意降落了。他把
棉毛的降落傘一枚一枚地放脫。飛行的速度就漸漸減
慢了，他慢慢的降下來。原先看到的草叢，漸漸變成
茂盛的森林了。原先看到的小溪，漸漸變成廣闊的大
河了。

「就在這兒降落吧！」愛諾托夫又放去了兩枚綿
毛的降落傘，手裏只剩得兩枚了。他飄到河面上，突
然，他看到卡里克和華莉亞兩個正在河面上飄浮着。
波浪把他們沖到一個石灣裏。他們一浮一沈地正跟兩
塊木頭一樣。

「找着了！」愛諾托夫大叫一聲，他手一鬆，把
最後的兩枚棉毛降落傘也放掉了。他的身子跟石塊一
樣地落在泡沫翻騰的水面上。（本章完）



小說 小黑人 (八續)

美國賴特著
余懷澄譯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一個寒冷的星期日早晨，我到了孟弗斯。在冬天的太陽光下，我帶着旅行箱在冷靜的人行道走着。我找到了倍爾街，那條街上滿是危險分子：扒手，娼妓，刺客，騙子，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我勒了好幾座房屋，才在一座房屋的一扇窗子上，看見一張「房間招租」的條子。我聽人家說過，鄉下孩子到大城市裏去是很容易上當的，所以我非常小心。我繞了那座房屋一週，回轉身來，又慢慢地走過那房屋前面。好吧，在屋子沒有找妥之前，無論如何，我要在那裏住一兩天了。我走上樓去，按了電鈴，我看見窗子裏有一個黑白混血的婦人在望我。那婦人微微的笑着。一會兒，她就站在門口了。

「進來，孩子！」她叫我。

我望了她一下，走進溫暖的走廊裏去。

遍。

那婦人笑嘻嘻地擦亮電燈，把我從頭到腳看了個

遍。「你爲什麼在這間屋子面前走過了好幾遍呢？」

她問。

「我要找一間房間。」我說。

「那末你爲什麼不進來呢？」

「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是一個陌生人呀……」

「好孩子，難道我不知道嗎！」她沈重地坐到一

隻椅子裏去，哈哈大笑起來。「每個人都是那樣說的。」

她氣吁吁的，吃吃的笑着，後來漸漸安靜下來了。她說，「我是摩斯夫人。」

我告訴了她我的姓名。

「真是個好名字，」她想了好久之後才說。

我假裝不會聽見。這是一個什麼地方啊？這個女人

是怎麼樣的人啊？我手裏提着旅行箱，站在那裏，

心裏很想離開，可是又決定不下來。

「孩子，這個地方是我的，這就是我的家。我是一個教會裏的人。我有一個女兒，今年十七歲了，規矩規矩。請坐，孩子。你在這裏是很安全的。」

我笑着就坐下了。

「你從什麼地方來？」她問。

「密士西比河的約克生地方。」

現在我決定了。我有點兒喜歡她。

「我的丈夫在一家麵包廠裏工作，」她愉快地，坦白地刺刺不休地說着，好像她跟我已經是好幾年的老相識了。「我們找幾個房客來，是想在經濟上有點貼補。在這裏住的人都是單身漢。假若你有心租住，不妨把這裏當做你的家。房租是三元錢一月。」

「大了一點吧？」我說。

「那末給我兩元半一月吧，等到你找到了職業，

再加我一點，」她說。

我答應了，她就引我去看房間。

年少男

那天下午，摩斯夫人叫我去用午餐，並且給我介紹她的女兒皮史小姐。我立刻喜歡了她。她是一個年輕的，天真的，可愛的棕色姑娘。摩斯夫人代她的丈夫向我道歉，說他還在工作，不能陪我。爲什麼她待

我這麼好呢？我自己很明白。我們在餐後吃糖果的時候，皮史小姐說話了。

「媽媽，今天請你不要專門講你自己的事情了，」她說。

「我想我也沒有好多可講的了，」我說。

「媽媽說你喜歡聽她講，」皮史高興地說。

「今天早晨，我在街上看見那孩子的。」剎那間，「摩斯夫人說，「我就對我自己說，「這個孩子，皮史見了一定很喜歡。」」

皮史跑過來，把頭倚在我的肩上。我昏了。在世界上怎麼會有她那樣的舉動呢？

「媽媽，不要講，」她撒嬌地要求她媽媽。

「我說，」摩斯夫人說。「理查，我經營這屋子，真有點兒厭倦了。我在這個古老的世界，也不會太久了。」

「皮史會找到一個愛她的孩子的，」我很不自然地說。

「靠不住，」摩斯夫人搖搖頭說。

「我要到前面去了，」皮史兩手掩住了臉孔，吃地笑着，跑出去了。

我走進前面一間溫暖的，舒適的屋裏去，在沙法

上坐下。皮史坐在一隻小槌子上，向窗外眺望。我怎樣去跟這女孩子接近呢？

「你不高興跟我一起坐在這裏嗎？」皮史說。

我過去跟她坐在一起。我們緘默了好久。

「你上學校去念書嗎？」我隨便問她。

「我沒有好好地地上學，」她抬起頭來說。「但是我倒不在乎。」

「不過，上學是件要緊的事情，」我小心地說。

「戀愛才是件要緊的事情哩，」她趕緊接着說。

皮史向我做了個媚眼。

「我想要結婚，」她在我的耳朵邊輕輕地對我說。

「你不是很有機會結婚嗎？」我緊張地不自然地說。

「我現在就想結婚。我需要愛情，」她說。

我從來不會遇見過像她那樣的女孩子，這麼坦白，這麼容易表現出她的感情來。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嗎？」她站起來，走到一張桌子旁邊，拿起一隻梳子，站在我的面前說。

「你做什麼？」

她笑了笑，把梳子梳她的頭髮。我直望着她，我完全失敗了。

「但是我的頭髮遠不需要梳理。」

「我曉得，」她說，仍舊繼續不斷地給我梳着。

「你爲什麼要給我梳頭髮呢？」

「這是一種風俗，」她說。「你正給我弄笨了。

你知道這風俗的。任何人都知道。一個女孩子喜歡一個男孩子的時候，她梳他的頭髮。」

「你還年輕。你自己留着你的機會吧，」我說。

「你不喜歡我嗎？」她問。

「不是的，」我說。「我們是朋友。」

「但是我要超過友誼，」她微微嘆息了一聲。

她偎過來吻我。她是溫暖的，熱情的，天真的，溫柔的。她把兩臂伸過來用力抱住我。

我疑心她對待那一帶的男孩子都是那樣的。

「你愛我嗎？」她輕輕地問我。

我望着他，我對她那種率直坦白的舉動，覺得非常害怕。她的舉動是天真的，直截爽快的。她並不會聽懂我的話。她捉住我的手，緊緊的握做一團。我望着她，我完全不相信她會那樣。

「我愛你，」她說。

「不要那樣說，」我說，說了之後，我又覺得慚愧起來了。

「但是我愛你，」她又說。

她的聲音那麼清晰，我不能再懷疑她了。那女孩子天真得可怕，那樣的生活方法，也是我從來不會知道的。以前我過的是種什麼生活，見了這個女孩子就覺得這麼奇怪呢？我就想「愛帶姨母，她的討厭的臉孔，她的不自然的態度，她的教訓，她的束縛，跟她努力掙扎的情形，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可以做一個好妻子，」她說。

我從她的手裏掙脫了手。我望着她，想笑她，又想惱她——巴掌，可是又不願意。我站起來了。

「瞧，」我輕輕地說。「你不知道我。讓我們互相多了解些好些。」

她的眼睛垂下去。愛情在她太簡單了；一會兒就可以成功或者失敗。

石榴樹

譯湘叔呂
角八元一價定

這本書的體裁和「小黑人」差不多，主角是一位美國少年，叫做阿刺木。所以，這本書的原名就是「我叫阿刺木」。這裏面的各篇，可以獨立，也可以合起來看，主要是寫阿刺木在幼年少年時代的所見所歷。寫得清新活潑，趣味橫生，而且含有一種詩的氣息。讀的人會被這一種新的風格迷住，愛不忍釋。呂叔湘先生的譯文，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的全是我們自己的語言，讀起來簡直不覺得是在讀外國的作品。

售發倍千價定照海上

店書明開
行印

「你以為我沒有什麼好吧，」她噙泣着。

我按撫她，同她說話，想法把我的生活，我的感覺，我的矛盾告訴她；她跳了起來。

「我苦惱了你，」她激動地輕輕地說，說了之後，立刻奔到室外去。

我燃了一支烟，坐了好久。我做夢也不會想到過，會有一個人那麼單純地，誠心地眷戀我。除了老實之外，我想不出有什麼值得人家眷戀的地方。我的生活變化得太突然了。我希望在密士西比河旁的一個墾植場上遇見皮史小姐，那時候我希望她跟現在一樣的代表愛我。但是在孟弗斯的倍爾街上，怎麼好存這樣的希望，怎麼好大家相信得過？我想去對皮史說，但是我知道我對她是無話可說了。

(下期續完)

文 徵 念 紀 年 週

人 個 一 的 悉 熟 所 我

奮 任 · 眞 傳 胡 · 濤 漢 江 · 林 蕭 : 者 徵 應

大 哥

蕭 林

大哥要算是最熟悉的人了，我們每天生活在一起，從沒有離開過。

他在我們弟兄羣裏是最大的，而且「大」得奇怪——父親的一個朋友曾經這樣說過——他比我老二大上八歲，今年該是二十二了。他長得高而且瘦，一瘦越發顯得高了。走路愛搖擺，擺得特別花梢。我跟他上街老忍不住要笑。他屁股扭着，胳膊擡過了頭頂，腳還邁着八字步。

他不愛說話；跟我稍好點兒，跟別人甚至連要緊話都不說，除非誰提着他的名字，釘緊了他。每逢假日，父親跟他不去辦公廳，我跟兩個弟弟也不去學校，按說一家人團聚在一塊，該敘敘天倫之樂了。然而他老是默默地坐在一邊，不動也不響，望望天空，看看地上，老是沈默，沈默，沈默……

我會問過他一次，爲什麼要這個樣子。他不說。日子久了，我也把這事給忘了，反覺得他的沈默是應該的，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他高中畢業那年才十九歲。據說他功課挺不差。先生同學們都說他有希望。可是父親做了一輩子的公務員，積蓄可稱爲一點也沒有（那時候敵人已經來了，爲了沒有錢，我們跑不了，在敵偽的統治下硬挺着），簡直拮据得連吃的都難了。讓他跟同學們一起上偽大學去念書吧，父親哪兒來請筆開錢？

起初大哥並不失望；他想偷偷跑過河去，過了黃河就可以到後方去念大學了。他還邀我一起走。我很害怕，當時就還只十二歲哩。結果，他也給攔回來了，還險些兒被關了起來。回來之後，他只有服服貼貼地找個事情做了。他做了一個抄寫文書的辦

事員。

我家是個三十間房的大院子，我們住不了這麼多房子，就把前院賃給一個中學教員了。那教員有個女兒在高中念書，也跟我大哥一樣，非常用功。往日，大哥跟她常在一塊兒念書。後來大哥過河打掃了回來，跟她的來往就加密了。父親杜親看了都覺得不順眼。他們以為女學生沒有一個是好東西，要是娶了過來，一定不會好好地過日子的。所以他們一邊監視着哥哥他們，甚至要攔那教員搬家；一邊不聲不響的託媒人去物色個半新不舊的姑娘，要他到我們家裏來掃地，做飯，養孩子。直到訂好了婚，父親母親才跟大哥說穿，並且立時強迫大哥結婚。

大哥含着淚水做了這次傀儡。娶過來之後，大嫂也挺不錯；日子一長，大哥跟她也處得很好的。可是不知爲了什麼，母親跟大嫂鬧了起來，常日慣沒事尋事的，罵，吵，打。大嫂平素愛走娘家，動不動就向娘家一走，尤其是受了氣。母親這邊一吵，那邊就要走。母親更是火上加油，兩個人吵得幾乎把命拚了似的。大嫂就捧東西，玻璃杯，茶壺，碗……全捧個粉碎；捧完了往娘家一走。母親宣佈不再讓她進門了，就是說，把她休了。

大哥當時的痛苦真是筆墨所不能形容了，他只是沈默，沈默，沈默……

過了一年，好些親戚朋友說好說歹的，終於讓大嫂回來了。可是回來又有什麼月呢？只添增大哥的痛苦。他仍是一股勁的沈默。他越來越沒精神了。別人說他向來瘦，然而我看出他近來又瘦了許多，簡直剩了一副骨架子。

最近，我發現大哥在咯血。

我得控訴

江漢濤

「開明少年」這回的徵文很使我興奮，因爲我有一個機會在少年朋友們面前控訴我們的楊老師。

咳，咳，咳，我們的楊老師來了，同學們都四散躲開，因爲他喜歡打人。

他頭髮梳得很光滑，誰也看不到他頭頂上的癩瘡瘡。他打扮得很體面，時常還穿着西裝。鄉裏人大多數都盲目地服從他，尊敬他，把他的話當做金科玉律。可是我們看來，他簡直是個魔王。他長着個獅子形的腦袋，眼眶很深，兩個眼睛閃閃地閃着兇光。我在他跟前念過三年書，從沒有看見他笑過一次。

咳，咳，咳，楊老師在課堂上也老咳着嗽，吐唾

飛濺，濃痰隨口向四邊吐。他不准我們在課堂裏說話；他念着別字，講着別解，我們都不能作聲。要是誰發問，他就罵笨蟲。

楊老師在課堂上，老現出很疲倦的樣子，他常時伏在桌子上睡着了，睡得像一頭豬一樣；口涎從嘴角直往下流，頭一顛一擺的。可是在打牌的時候，他精神就來了。他結交了好些鄉裏的浪蕩子，不分日夜的在學校的廚房裏打牌。因此我們也學會了擲銅子。有時候，聽到他們在廚房裏哈哈大笑，那一定是他們喝醉了燒酒。爲了夜裏打牌，他早上起得很遲，我們到了校好一陣，才看他從床上坐起來，吸幾筒黃煙，才披衣下床。

他床前的書箱上堆滿了大字紙。那是我們一天一天繳給他的，他從來沒有批閱過。牆上掛着根教鞭——是根樹棍。課堂裏的講台上，還放着一條沈重的戒尺。他每回拿起來好像很費力的樣子。

跟我同桌的丁水兒長得漂亮，家裏頭又有錢，楊老師因此出奇的鍾愛他，天天逗着他一處玩。上課的時候，楊老師老牽着丁水兒的手一起走進課堂。看了真教人作嘔。可是對別的同學，他就非常兇暴，動不動就用戒尺敲我們的手心，用棍子打我們的腦殼。每

天總有三四個同學挨打，有時候，同學被打得跪在他腳下求饒。

自從我讀過了「愛的教育」，我才知道：學校不應該是監獄，教師不應該是魔王。在我們學校裏，沒有情，沒有愛；打牌，喝酒，觸目都是下流社會的現狀。在這樣的學校裏，我們還學習個什麼呢？我們決不能再給這樣的教師貽害下去。我得向少年朋友們控訴。

我最熟悉的孩子

胡傳真

我最熟悉的孩子就是我自己。

我是個孤苦零丁的孩子。六歲的時候，祖母去世了，記得僧道來家裏做法場的時候，我拿他們的響器敲着玩着，還不知道悲傷。母親是個賢良的主婦，隣居們至今還常稱道她。可是爲了生活，在我兩歲的時候，她便忍痛捨棄了我和妹妹（那時候，妹妹還只有六個月哩），跟父親離開了。家裏只剩下我們兄妹，父親，祖父，四個人在一起過活。

我的父親是個不務正業的人，天天在賭場裏混日子。可是他仍舊疼愛我們兄妹倆。他時常抱着妹妹，逗引她嘻笑，一面教我讀書。在失去了母愛的孩子

們，父親的愛撫也同樣感到溫暖。我日常在家裏還做點小買賣。記得我在小學念書的時候，下午回家就托着木盤上街去叫賣。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澄江江水暴漲，我們家鄉附近幾十里的地方，全給水淹了。街上的乞丐幾乎擠滿了。疫病也到處流行着。父親染上了赤痢死去了。祖父東挪西借，才把喪事料理了。正在那時候，共軍向我們家鄉這邊攻過來了。祖父忽然也染了病睡倒在床上。我們既沒有錢請醫生，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連藥都沒法買。在父親死後的第十三天上，祖父也死了。我們兄妹只得去依靠一個遠房的叔祖母。

叔祖母待我很苛刻，每天要我給她做擔水，做飯，掃地……種種我所不能勝任的工作。最後，她把我送到離城三十里的一個小鎮上去做學徒。那個店鋪的老闆是個烟鬼，整天躺在床上抽大煙，店裏什麼事都由我一個人做，買賣，打掃，做飯，餵豬，打豬草……整天忙個不歇。有一回我在一個深潭旁邊打豬草，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要不是別人看到了救了我起來，我早就葬身魚腹了。

我這樣的苦熬了兩年。姑母（她是我僅有的一個近親了）設法把我帶回城裏來，教我在一家帶賣圖書

文具的百貨店裏當學徒。在那家店鋪裏，我的生活比先前好多了。每天晚上，先生常督促我讀書寫字。我才認識了不少的字，也讀了不少的書。現在我跟幾位朋友正在開辦一家書舖，我願意把推廣文化作為我的終身事業。

我的父親

任 奮

我每一次在職業上受到了挫折回到家裏的時候，看着放在桌子上的父親的遺像，心中的勇氣又恢復過來。父親眼睛柔和地望着我，他慰撫着我，監護我努力向前。

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小便過着貧苦的生活，沒有讀過書。可是貧苦阻擋不了他進取的心。在家裏幫着祖母做工的時候，他老是把書本放在膝蓋上，一邊做工一邊念着。跟母親結婚之後，家裏的境况更困苦了，他只得跟着伯父到臺灣去另謀生計。最先，他在一家中國人開的雜貨店當廚子。因為他勤儉忠厚，不到幾年就自己做店主了。他開的也是一家雜貨店，賣的並不是日本貨，而是由香港運去的罐頭食物。

日本人對臺灣居民管制非常嚴密，哪一家有多少人口，他們是瞭如指掌的。日本警察每個月要到店裏

來查問兩三回。來的時候總是六七個一羣，么喝着父親拿出帳簿來。父親只好捧着帳簿，誠惶誠恐地聽候查詢。要是稍有含糊，就會給他們帶回警察署去，嚴刑拷打。

父親待人很和藹，但是並不溺愛我們子女們。他不願意我們進那些日本人辦的公立學校受奴化教育，因而特地聘了一位專長國文的廣東人來教導我們。在日本辦的公立學校裏，漢文是早給取締了。記得那時候，店裏用着青年青店員，父親讓他每晚補習學校去念書。父親常對人說，自己沒有念多少書，處處感到都不方便，他不再再看年青人失學了。

父親雖然終日埋頭在算盤上，仍舊熱愛祖國。母親告訴我，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父親在臺灣得到了消息，馬上把辮子剪掉了，當時真把她嚇慌了。我看到父親還寫過一首詩，末尾一句是：「願作長鳴報曉雞！」

抗戰開始的前一年，父親因為太辛苦了，悄悄地與世長辭了。我們家裏就像失去了主宰一樣。開戰以後，一個風雨的晚上，我們被迫離開了臺灣，來到香港。如今，臺灣收復了，父親要是地下有知，一定會發出微笑吧。

舊的寓言還活着

施君

伊索是紀元前五六百年的人了。但是他留下來的許多寓言，還有好些合得上種種現在情形的，就好像他是爲了諷刺現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才編這些寓言的。這裏選幾個來看看吧。

一個馬夫，時常把餵馬的糧食偷去賣錢，但是卻要洗刷那匹馬。馬說：「如果你盼望我肥美起來，那麼請你不要起勁的替我洗刷，還是多給我點穀子吃吧！」

對想粉飾外表的貪官污吏，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諷刺嗎？

還有：

一隻馬獨佔了一個牧場。牠看見一隻鹿進來想吃草。趕忙請人幫忙，把鹿趕走。人說「好的，只要你讓我給你配上一個馬鞍，我騎上你，去拿了兵器來就行了。」馬答應了，人就騎上馬背，從此馬成了人的奴隸了。

看看現在咱們中國的情形，再想想這個寓言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

伊索的寓言，大多是諷刺的，教訓人的。在沒有可諷刺的事物的時候，在不需要教訓了的時候，也許寓言就死了。伊索的寓言，所以現在還是活着，就因爲人們一直到現在，還犯着二千年前的錯誤。



麥場上

卡正

過，場上的草屑打着迴旋，刷刷地發響。

我們也寫些

西方的黑雲像張嘴的野獸，吞沒了落日的光輝。亮藍的天空裏現出一顆星，兩顆星……遠處的樹林漸漸消失在黑暗裏。麥場上一片啾啾唧唧的蟲聲。一陣風吹

我。她對待隨便哪一個都很謙和很誠懇，所以村子裏沒有一個人不稱道她好。我那時候簡直一刻也不能離開她。母親還取笑我說：

「你怎麼老跟着張二姑娘呀，日後她嫁了人看你怎麼辦。」

「講點什麼吧，維益，」我說——維益正坐在我對面——「我在外頭八年啦，八年來村子裏的事我全想知道。」

「教我從何說起呢？八年的日子多長呀，」我聽得維益在輕輕地嘆息，可是看不清他的臉色。他沈默了一會，說：「村子西頭那位張二姑娘你總還記得吧！」

張二姑娘，我怎麼不記得。做孩子的時候，我差不多整天都就在她家裏，她像親姐姐一般的照顧着

張二姑娘，我怎麼不記得。做

孩子的時候，我差不多整天都就在她家裏，她像親姐姐一般的照顧着

「怎麼？」我霎時間驚呆了。

「給老日弄死的，」維益的聲音很悽慘，「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人長漂亮了就是禍根。那天

是六月天氣，我們正在田裏忙着鋤草。忽然傳來個消息，說老日又要

出城來啦。村子裏人全都着了慌，大家放下了工作就逃到野裏去。那

時候，我就在張二姑娘家的田裏幫忙，一聽到這消息就立刻跑回去對

她爹說：「五伯，老日要下鄉了呢，快點帶着二姑娘逃吧！」那老

頭兒卻不相信我的話，他看了我幾眼，說：「怕什麼？我活了這麼大

年紀，啥事沒有見過。憑你這些毛孩子的話還辦得了事。二妹子，把

你那胭脂餅給我拿來，再拿個大碗……」我勸不動他，只得自己跑了

——年青人見了老日是沒有活着的份兒的。我跑出來的時候，村子裏

已經沒有一個人影子了，鎗聲在遠

處響着。

……

……

……

……

……

……

……

……

虛響着。我順着牆溜到北窪，躲在那邊的高梁地裏，睜大了眼睛向外面望着，心幾乎從嘴裏跳出來，耳朵裏只聽到鎗聲。躲了半天，肚子也餓起來了，我就折下一根高粱桿子來嚼。忽然，一個人衝進高粱地來，好像給人追緊了似的。跟着聽到村子裏一片嘈雜的聲音，牲口在踢着地，雞叫着，狗吠着。我一看，那個人就是黑虎。他像牛一樣地喘着氣，眼睛急大了，直望着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漢奸隊長領着鬼子把張二姑娘拉跑啦！」

「那末她爹呢？」給鬼子用刺刀刺死了！」……隔了幾天，張二姑娘的屍首在張家的墳園裏找到了。全身一絲不掛的，唉！」

「那一回還死了誰沒有？」

「就死了他們爺兒倆。東西可丟了不少。大牛，驢子，一共就丟了二十多頭。雞啦，鴨啦，豬啦，

那就沒有個數了。」

「那漢奸隊長呢？」

「聽說又當了什麼縣的中隊長咧。哈世道，昨天才殺了人，今天就成爲菩薩了。只怪我們記性不好！」

「你說什麼？」

「我們記性不好……你說不是嗎？先前咱們自家人打自家人，打

在緬甸孟德蘭

一 聖山

到了孟德蘭，我住在T先生家裏。幾天之後，T先生的兩個姪兒從郊外別墅進城來，約我上孟德蘭山去玩。T先生的大姪兒叫L，二姪兒叫R，他們跟我先前沒有回國的時候一樣，不知道自己的中國名字叫做什麼。我們這隊中國洋人

得個一團糟。老日不用一點兒力氣就佔了咱們的地。如今咱們可又來了。仍舊是你打我，我打你……」

帶血色的月亮從叢樹林子後面升起來。地上像鋪了一薄層霜。雜益的臉色顯得很白。風吹過樹梢，沙沙的像誰在嘆息。麥場上寒惻惻的。我跟雜益不約而同地站起身來。

雜志

就在那天下午趁着馬車到孟德蘭山去。

一路上我們有說有笑的，不覺到了山脚，付過了車錢，大家就向山頂進發。才走上幾級石級，後面一個緬甸人把我們喝住了：「喂，你們這三個『中國種』，把鞋子脫下來！」那緬甸人戴着紗帽，穿着綢衫綢裙，腳赤着，鞋子提在手

中。被他這一喊，我們三個「中國種」都滿面通紅了。我們才想起孟德蘭山是緬甸的聖山，在緬甸，凡是寺院聖地，都得脫了鞋才可以進去，於是趕忙把鞋脫了。

山腰裏許多緬甸婦人攔住了香客賣花。她們嚷着：「這兒有好桂花，快買幾枝吧，上山好獻給佛爺呀！」在這兒買花，價錢比市上貴多了。香客跟她們論着價錢，緬甸人拜佛是一定要供鮮花的。山頂是一座大廟，廟裏有許多佛塔佛像。其中一座最大的灰白色的塔，在孟德蘭郊外就可以望見。殿上有一尊長六丈高一丈餘的大臥佛。那佛的耳朵都有一個人的腦袋那麼長，眼睛睜着，身上披着黃袈裟。香客們跪在臥佛前面，閉着眼睛合着掌禱告。禱告完畢，他們站起來躬着身子向前走幾步，點燃了蠟燭，把鮮花插在瓶裏，然後倒退下來。殿後面有

個大院子，一個很老的和尙坐在那裏。香客們躬着身子在他前面走過，有些還跪在地上向他禮拜。緬甸人說這位「佛爺」已經有一百二十多歲了。我們這三個「中國種」只得效學他們，躬了身子低着頭走過他面前。

山上到處是香客，除了佛像跟佛塔，此外沒有什麼可看的了。我們都很口渴。L說：「我們下山喝汽水去吧。」於是我們提着鞋走下聖山來。

二 皇宮

春天是孟德蘭最美麗的時節。氣候正好，不冷不熱。晝夜的長短也分得很均勻。每天傍晚，各形各色的紙鸞在空中飛翔着。天是那麼高，那麼藍。孟德蘭山的青灰色顯得深了一些，五彩的雲霞把它圍繞着。

我將要離開孟德蘭到仰光去了。L說我還沒有到皇宮去玩過，未免太可惜了。他說皇宮在春天裏，景色一定格外秀美。於是我跟他們兄弟，三個人騎着自行車一同到皇宮去。

皇宮周圍圍着一道城牆。全緬甸就只有皇宮有城牆。在緬甸的中國人說，這城牆是中國征服緬甸的大元帥——緬王駙馬——築的。緬甸不承認這個話，他們說：「你們『中國種』哪個時候征服過緬甸！這城牆是我們滿都拉將軍築的。」說起這道城牆，中國人和緬甸人常會引起這樣的爭論。城牆外面是一帶湖水，水深而且藍，面上浮着綠色的蘋葉跟淡紅的蘋花。沿湖的馬路兩旁，樹木高大茂盛。馬路的側邊有一片廣場。火車，電車，汽車，都可以在廣場上停車。正對廣場有一條橋可以過湖到城牆裏面

去。

我們騎着自行車過了橋，到了皇宮裏面。皇宮像一座大花園。小路的兩旁是廣闊的草地，有紅的黃的花點綴着。再往裏，路旁是低矮的灌木。裏面遊人很多。我們在宮殿前面的平臺下面下了車；走了十幾個石級，就上了平臺。平臺上築着個炮台，還有兩尊古老的鐵炮擺在那裏。炮台後面便是宮殿。

宮殿的外表已經舊得不堪了。大門歪歪斜斜的。皇帝的寶座端端正正的放在宮殿正中，椅柱上鑲着的一塊塊菱形的玻璃也蒙着一層塵埃了。有一對稱的夫婦垂着個孩子也在殿裏面。女的頭髮梳得很光亮，穿着白色紗衫，綢裙。男的戴着很高的紗帽，拿着手杖，穿着白襯衫，紅花格子裙，這是緬甸的紳士打扮。

「此外還有什麼了嗎？」女的

很失望似的問他丈夫。

「就是這樣啦，還有什麼呢？」丈夫很難過似的。

「聽說椅柱上嵌得有許多寶石……」

「是呀，都給『英國種』拿去啦，他們用玻璃把寶石換去啦！」

「哦，」女的顯得很感傷。突然，她的孩子掙脫了她的手，想爬上那隻皇帝的寶座去。母親慌忙把孩子拉住，她臉色也變了，睜大了眼睛說：「你不能坐，孩子！」

「爸爸可以坐嗎？」孩子很大真的問。

「爸爸也坐不得，那是皇帝的……」

「什麼皇帝？」孩子眨着眼。

「是滿都拉的上部。」

孩子聽了母親的話，不再問下去了。他似乎曉得滿都拉，因此也懂得什麼叫做滿都拉的上部。

「如果是滿都拉在，英國人一定打不進來的，」一個緬甸學生在一旁說。

「是呀，他死得太早了，」另一個學生應着他。

在歸途中，L告訴我關於滿都拉的故事。在英軍攻緬甸的時候，滿都拉將軍鎮守住仰光。英軍攻了幾個星期，沒法上岸。後來英軍在另一個地方登了岸，直攻京城孟德蘭。滿都拉就預備撤回軍隊來固守京城。誰知正在撤兵的時候，他中了英軍的炮彈陣亡了。爲了他的英勇，忠誠，緬甸人至今還紀念他。他們熱切的希望滿都拉重生，來解放緬甸。

不久，我就離開孟德蘭到仰光去了。在火車上，我遇見了緬甸的革命領袖。我想，他也許就是滿都拉第二。

賣書

毛承忠

抗戰才勝利，父親便乘着飛機到天津去了。前幾個星期父親來信給母親說：天津的住宅已經預備好了，要我們趕快去北方。於是母親同幾個熟人商量，預備先坐飛機去上海。我喜歡得什麼似的，我說我到了天津要進個最好的中學，要買許許多多的書。母親突然喊了起來：「啊，對了，你快去把書理理，不必要的可以賣掉，免得……」她話還沒有講完，就忙着去理東西了。我便把我的小書架上的書全搬在地上，慢慢的理。我把我最喜歡的書：「愛的教育」，「魯賓遜漂流記」，「吶喊」，「前夜」，「滅亡」，「十萬個為什麼」，「幾點鐘」……大約四五十本書偷偷地裝進了箱子。其餘的兩三本仍

舊放在書架上，把十幾本教科書用麻繩一捆，我便背着上街去賣了。光華街的舊書店最多，我揀了在商務印書館隔壁的一家。這家舊書店裏賣些舊教科書。一到開學的時候，這家書店老是擠滿了學生。店主是個老頭子，戴着副眼鏡，在吸着雲南水煙，齊眼睛以下，半個臉好像全裝在大水煙筒裏了。

我撮手撮足地跑進去，害羞地對那個老頭子說：「你要不要教科書？」

老頭子放下了水煙筒，慢慢地站起身來，豎緊了眉毛望着我，接着把手一伸。我忙把書遞過去。

他把我的一捆書放在一張很髒的書桌上，解了繩子，一本本地翻

乖乖，別哭！

章蕪

你說你怎麼不讓吃滋潤的大米飯，在這大熱天

偏叫吃刺喉嚨的高梁麵？

你說你怎麼連個瓜都不讓吃，

咱們地裏種的那麼些黃的綠的瓜

憑什麼一挑挑往城裏擔？

你說你怎麼得不到媽的寵愛，

媽老搖着她的紡花車

一天到晚沈着臉呀？

別哭，乖乖！

讓爸爸粗糙的手

抹乾你的眼淚。

忍着，忍着，

你長大了就明白

是「怎麼」回事了。

別哭，乖乖！

跟爸爸上東頭

給你捉個蟬。

着看。我很無聊，翻着賣的那些教科書。

過了大半天，老頭子才開口說：「要賣幾文？」我想也沒有想，隨口說：「一千塊。」他又蹙了一下眉毛，搖着頭說：「啊！硬是貴了。」我有點慌了，急忙說：「一點也不貴，十幾本只賣一千塊錢，還貴嗎？」他想了半天，說：

讀了高爾基的「母」

李示且

「八百好了，不賣就算了。」我極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賣掉算了，就說：「好，賣給你。」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手巾包，打開了，把數了又數的八張一百元的鈔票遞給我。我接在手裏，就很快的跑出來。走在路上，我覺得輕快多了。路過開明書店，我便買了兩本「開明少年」帶回家。

我沒有讀過高爾基的「母」的全譯本。在第十二期「開明少年」上，我看到了「母」的故事的節述。那篇文字只短短的七面，可是我看

我們的意志始終不屈不撓。尤其教我們感動的是那位偉大的母親，她勇敢的幫助他兒子工作，不，幫助所有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工作。

了和異常感動。我看到那些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他們怎樣的印傳單，貼標語，開會，遊行；爲了爭取自由平等，他們給逮了起來，他們受了審判，坐牢，充軍，可是他

兒子給逮去了，母親把傳單藏在胸脯前，帶進工廠去分發。兒子放出來之後，看到了母親，第一句就是：

「多謝，媽！」

「終算謝天謝地。但爲什麼謝我？」（母親不懂兒子的話。）

「爲什麼？你幫助了我們的大事情呀！多謝你！你在精神上也是我的母親，這是無比的幸福呀！」兒子的話說得很對，有這樣的一位母親真是無比的幸福。因爲她在精神上也够得上做母親。反過來說，也只有這樣的一位兒子才够得上母親愛。

在兒子被判決充軍以後，母親又去散傳單，傳單上記錄着她兒子的辯護辭。他知道暗探跟住她了。可是她決不肯給兒子丟醜。她當着暗探把傳單向羣衆拋去。她呼喊：「我兒子的話是勞動者的話，是什麼都不能收買的勇敢的話！請你們相信吧！時機到了，他們能够犧牲自己，爲了真理而奮鬥。」母親也爲真理而犧牲了自己，她被捕了。我貪饞地接連把這篇看了五遍，我

深感到這位母親的偉大。因為她不只是一個人的母親，她把母愛推廣給所有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了。

【編者說】每期我們編到這一欄，老是覺得篇幅太少了，不得不把很多可以刊載的讀者來稿，壓下一兩期再刊載。可是這不是個辦法，壓下了一兩期，不是又有很多新的來稿了嗎？我們想了又想，只有兩個補救的辦法：一個是增加本誌的篇幅，把增加的篇幅大部分來擴充這一欄。一個是每隔半年把登不了的讀者來稿編成一本別冊，分贈給各位長期讀者。只要本誌的直接定戶能增加到三千以上，我們就可以試着做了。因此，諸位要是愛讀本誌，就請趕快直接訂閱。並且希望諸位把本誌儘量介紹給相好的朋友們。

這回我們選載了五篇。

「麥場上」這篇小說記載着敵人的暴行。在抗戰的八年中，我們人民所受的苦真是海一樣深。可是敵人一投降，自己人又打起內戰來了。好像這教訓還不够似的。可是受苦的還是我們人民，我們人民不能讓他們打下去。

寫「在緬甸孟德蘭」的作者維志，是個生長在南洋的華僑青年，抗戰後他才回國來在昆明念書。原先他是一個中國字也認不得的，現在竟能寫這樣好的文字了。第二節裏面那緬甸父子三個的對話寫得尤其好。在這幾句簡單的對話裏，已經表達出緬甸人所受到的壓迫跟痛苦，同時還顯露出他們反抗的意志。

「別哭，乖乖！」這首詩

裏的句子全是父親跟孩子說的話。孩子不懂得為什麼不讓吃大米飯，為什麼不讓吃自己田裏種的瓜，為什麼母親不疼愛他。父親卻叫他忍着，說：「你長大了自會明白的。」父親並不是不愛孩子呢（母親當然也是如此），他抹乾孩子的眼淚，還捉個蟬逗他高興。

「賣書」寫得很簡潔，毛承忠把從沒有賣過東西而作第一次嘗試的那種心理，活龍活現地全寫了出來。跟那個生意經絡很老練的老頭子，正好做一個有趣的對照。

李示且記了本誌第十二期上所載的「母」的故事節述，覺得很感動，因此把他的感想記了下來。每一篇文字看過之後，最好能讀他那樣多想一想，並且把他那樣的記下來。因為這樣，印象才會深刻，能得到較大的好處。



魯迅傳

小田嶽夫·著 許廣平·校
許廣平·校 一元三角

魯迅先生逝世已經十年，有系統地將魯迅先生的思想，藝術和生活剖析和研究的著作却還很少。倒是一些有意歪曲的空談主義者，常常以一知半解的口吻，用淡淡的閒情來議論魯迅先生的短長。我們要用切實的工作來答覆他們。我們要用謹慎的態度從事切實的研究，我們要介紹中國以外的比較有價值的有關魯迅先生的著作。豐富研究魯迅先生的資料，集合一切可恃的著作來保衛魯迅先生！這本「魯迅傳」，便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翻譯過來的。自然，由於魯迅先生思想的廣博，由於原著作者在人事和地域上的隔膜，小田嶽夫的「魯迅傳」是有着許多錯誤的。爲了避免對魯迅先生的誤解，譯者請許廣平先生加以詳細的校閱。許先生會把原著歪曲的地方，逐一加以改正。在原著引述魯迅先生原文的地方，譯者一律照錄原文。對於想研究魯迅先生的人，這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幫助。

(售出倍千一價定照暫海上在)

開明書店印行

抗戰八年木刻選集

中華全國
木刻協會編輯

是八年來木刻的精華★是抗戰中藝術的奇葩

• 實價七元 • 以前特價六元

重磅米色毛道林紙單面精印（內有彩色圖數幅）
硬面精裝一厚冊，封面四色燙印，精雅美觀。

我國的木刻藝術，從倡導到如今，時間不滿二十年，成績已經相當可觀了，近似於傳統而不承襲傳統，受着外來的影響而不為影響所拘束，土生土長，趨於創造。這本選集就是證據。

這本選集包含七十五位作家，一百幅作品。這些作品是從陳列在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的幾千幅作品中精選出來的。木刻作家把對於敵人的憎恨，對於受苦難者的同感，對於大眾生活的體驗，對於自由中國的期望，在這裏表露無遺。我國人民以生命寫下抗戰的歷史，而這本選集就是那歷史的縮影。

前有葉聖陶先生序及協會所撰「中國新興木刻的發生與成長」，後附七十五位作家簡敘。（均附英譯）



開明書店印行

內政部備案登記證警字第九八四〇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執照第一〇九一號